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

楊園遺著菁華

桐鄉縣政府印

1181283  
1173  
CP

沈少白先生惠贈



楊園遺著菁華

目錄

頁數

序.....一.....四

答顏孝嘉論學十二則.....一.....四

與曹射侯論水利書.....一四.....二一

補農書.....二一.....六五

保聚附論.....六五.....八五

附錄

張楊園先生傳.....一.....二一

張楊園先生年譜.....三.....七二

楊園遺著菁華 目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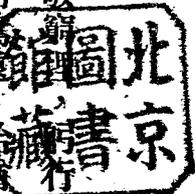
110489

楊園遺著菁華 目錄

楊園遺著菁華序

桐鄉張楊園先生，清初大儒，其爲學淵源濂洛，以居敬窮理爲實踐爲主；桐邑民風淳厚，學者多樸實說理，不好高而鶩遠，殆猶

有先生之遺風歟！自楊園學社成立後，桐之人爲先生之學者日益衆，求先生之遺著者日益至。余以楊園全集，篇幅浩繁，學者一一卒讀，窮年難竟，大海探珠，勞多而獲少，故擇集中答顏孝嘉論學、與曹射侯論水利書、補農書、保聚附論四篇，付梓以廣流傳，而以傳與年譜附焉，名之曰楊園遺著菁華。人類求生存之道，有三事焉：一曰求知，二曰覓食，三曰自衛；政治者，人類求生之具也，故政之大者，亦有三端：曰教，曰養，曰衛；論學，教之事也，論水



利與補農書，養之事也，保聚附論，衛之事也。楊園先生，生於明末清初之時，痛國家之淪亡，終身布衣，不仕清室，惟以躬耕教授其子弟，以傳其學術，而其所論者，均關乎國計民生也如此！總理孫中山先生謂：古今人物名望之高大，不在其爲官之大，而在其所做事業之成功；先生亦謂：人生天地之間，當爲可有不可無之人；其揆一也。夫學在精而不在多，在行之專而不在乎學之博，讀茲集者，誠能深究而躬行之，窮則可以獨善其身，達則可以兼善天下，曾子之守約，顏子之服膺一善，意在斯乎！爲山者，登泰山而不<sub>至</sub>乎邱垤，不能謂之不知山也，觀水者，涉河海而不見乎行潦，不能謂之不知水也；茲數篇者，先生全集之泰山與河海也，余以菁華

名篇，殆不免管窺蠡測之見歟！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十日紹興沈光熊序於桐鄉縣政府

楊園遺著菁華 序

三

楊國遺著叢華 序

## 答顏孝嘉論學十二則

爲學之道，始於立志，猶射者未發矢，而志已及之。志大而大，志小而小，他日所成，無不由是。吾人須思天地生我，是如何賦畀，父母生我，是如何屬望，爲智爲愚，爲賢爲不肖，去取斷然，自此分明矣。此志一定，便須實做工夫，以求其如我所志而後已。日用之間，一切外誘，凡可以奪志者，力屏絕之：如耳之於聲，目之於色，口之於味，鼻之於臭，四肢之於安佚之類，固有不知其然而浸淫入之者，惟有猛提此志，一發深省，曰：「吾志爲何，而自是以自喪乎！」則於學也，將有欲罷不能者矣。

學必以聖賢爲師，今人以爲迂，予以爲特未之思耳！使聖賢之道，

而在於此身之外，迂之可也；孰非人子，孰非人臣，孰非人弟與人友，思爲人子，則求所以事其親，爲人臣則求所以事其君，思爲人弟與人友，則思所以事其兄與施其友，不然尙可爲人子、人臣、人弟、人友乎，尋此說也，不至於無父無君而禽獸不已。孟子曰：「規矩，方員之至也，聖人，人倫之至也」。然則舍聖賢其何所師哉？吾人此際，既看得定，便是要見賢思齊，見賢思齊，便是要見不賢而內自省。此身在天地之間，不是上達，卽是下達，無有中立之理：纔欲善，斯可矣，便已是自暴自棄。孝經曰：「天地之性，人爲貴」。又曰：「父母生之，續莫大焉」。其何忍於陷溺也。

吾人生於天地之間，當爲可有不可無之人：以一家而論，一家不可

無，一鄉而論，一鄉不可無，以至一國天下皆然；所謂其生也榮，其死也哀，方不負父母生我之意。今人志卑氣弱，說及此際，則以爲必非人之所能爲。噫！人特不爲耳！孟子曰：「若夫豪傑之士，雖無文王猶興」。孔子、孟子，生於衰周之際，何嘗有父兄師友之成就，乃孔子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孟子則願學孔子，遂爲百世之師，所謂豪傑之士，無文王猶興者此也。乃孔子之所以爲孔子者，不過曰：「焉不學，而亦何常師之有」。孟子之所以爲孟子者，亦不過曰：「私淑諸人」。人苟有興起之意，而不欲以凡民自處，前言往行，可以私淑者何限，並世之賢，可以師資者無窮，乘此年富力強，奮然有爲，何患不到聖賢地位。人過三十、四十，去日苦多

，不免日暮途遠之憂，習染既深，又有難以自新之慮；若少年未嘗入世，卽能從事於此，譬之以璞玉爲圭璋，以素絲爲文繡，於成也何有？楊子曰：「晞顏亦顏，徒要在用心剛」。願賢者勉之！

凡人不可以不知勞。孟子曰：「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爲，所以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」。蓋天之於人，猶父母之於子，父母之於子，欲其他日克家，必須使其苦慣；若是愛以姑息，美衣甘食，所求而無不得，所欲而無不遂，養成膏粱紈袴氣體，稼穡艱難，有所不知，一與之大任，必有不克負荷者矣。所以勞苦種種，正以爲動忍地也，動心忍性，所以爲大任地也。吾人生此亂世，兼以孤苦，憂患

之心，如何不切，直須從百苦中打鍊出一副智力，然後此身不爲無用，外可以濟天下，內可以承先人，詩曰：「夙興夜寐，毋忝爾所生」。念此何能不中夜徬徨也。昔陶士行日運百甓，曰：「吾方致力中原，過爾優逸，恐不堪事」。本朝劉忠宣公：教子讀書兼力農，曰：「習勤忘勞，習逸忘惰，吾困之，正以益之也」。此意不可不知。

讀書所以明理，明理所以適用。今人將適用二字，看得遠了，以爲致君澤民，然後謂之適用，此不然也，卽如今日在親長之前，便有事親長之理，處宗族之間，便有處宗族之理，以至親戚朋友，鄉黨州里，無一不然，以致左右僕妾之人，亦莫不然，此際不容一處缺

陷，處之當與不當，正見人實際學問。孟子曰：「君子以仁存心，以禮存心」。又曰「愛人者，人恆愛之，敬人者，人恆敬之」。又曰：「舜爲法於天下，可傳於後世，我猶未免爲鄉人也，是則可憂也」。舜之橫逆，直從父子兄弟之間起來，較之宗族鄉黨，其難百倍，然自瞽瞍底豫，以至格及有苗，無非愛敬之盡處。故曰：「君子必自反也，我必不仁也，必無禮也，我必不忠」。中孚格及豚魚，誠愛誠敬，豈有終不可格之理。顏淵曰：「舜何人也？予何人也？」願吾黨從事於斯。

世衰道微，民彝泯亂，邪說暴行，比比而是，吾人學問之際，擇善不可不精，信道不可不篤，擇之不精，則惑於異說而不能自知，信

之不篤，則遷於彼此而不能自定，究也不免於波流而已；見之明，守之固，非天下之大知，其孰能與於斯，非天下之大勇，其孰能與於斯。

古人云：「立身一敗，萬事瓦裂」。言行已之不可不慎也。年少未嘗涉事，雖有差失，長者爲之任過；至於婚冠以往，則有成人之道，當此一舉一動，名教之地，分毫得罪不得。若不將修己功夫，著實用力，安常處順，幸而保全，過了一生；一遇事變，便破敗出來，到得破敗時節，便高才博學，一無所濟，顯名盛勢，亦一無所濟，誠有所謂孝子慈孫，百世不能改者，可哀也已，若此皆緣平時不能好修，故至於一敗而不可救也。子夏曰：「大德不踰閑，小德出

入可也」。可者不得已而可之之意，非謂小者竟可不顧也，百行草草，大節未有能立者，故曰：不可不敬也。

人不可以無友，非不可以無友也，不可以無賢友也。君子小人，並生於天地之間，存乎人之自取而已。吾所取君子也，其過日聞，其德日進，其勢不容於不君子；吾所取小人也，其過日多，其德日損，其勢亦不容於不小人。孔子曰：「益者三友，損者三友」。又曰：「汎愛衆，而親仁」。又曰：「無友不如己者」。示人之意，可謂深切矣！自家人骨肉而外，無在不爲朋友，交接之際，先須辨別君子小人：大都溫而厚者必君子，殘而薄者必小人，嚴正者爲君子，柔媚者必小人，好學者必君子，暴棄者必小人，告我以過者必君

子，導我以愚者必小人；辨之既審，與君子日親，與小人日遠，其於學也，殆庶幾矣。若清濁不欲太分，必也尊賢而容衆乎。記曰：「師無當於五倫，五倫不得弗親」。唯友亦然。

少年血氣未定，無事不可以引其心，博奕飲酒之類，智者固有不可，至若作詩寫字，耳目玩好，以及閒雜諸書，此於學者日用最近，往往不免，然亦足以喪志，不可不遠。先儒論舉業，曰：「不患妨功，惟患奪志」。夫舉業，朝廷以之取士，士子以之進身，尙猶苦其奪志，他可知也。楊子雲曰：「孝子愛日」。陶士行曰：「大禹尙惜寸陰，吾人當惜分陰」。龜山先生曰：「此日不再得」。由此思之，此等不獨有所不可，亦有所不暇矣。

子曰：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」。人生而靜，以上不容說言，感物而動以後，無日而非習矣。一世有一世之習，一方有一方之習，一鄉有一鄉之習，一家有一家之習，一人有一人之習；習之既深，所性幾乎不可復見。所恃以可見者，時時發於惻隱，羞惡、辭讓、是非，從此充而長之，便是人皆可爲堯舜處，而其所以充長之道，全在日用之間，操存此心，而無使其悖亡，則自能日生日懋，以至於暢四肢，發事業而不容已者。若其培養此心，則讀書之力，自不能少，吾人讀風雅，便覺興感，讀春秋，便欲謹嚴，讀易，便思寡過，推此以論，何書不然。古人云：「非聖之書不讀」，亦所以慎其習也。

爲學只一件事，非有歧也。今人不知，爲應舉者，則曰科舉之學，爲治道者，則曰經濟之學，爲道德者，則曰道學，爲百家言者，則曰古學，窮經者則曰經學，治史者則曰史學，噫！學若是歧乎！夫學一而已矣，理義之謂也；聖人，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；吾唯從事於我心之所同然，修之於身則爲道德，見之於行則爲事業，發之於言則爲文章；事親從兄，此理也，此義也，敷奏以言，明試以功，此理也，此義也，爲法天下，可傳後世，此理也，此義也；中庸所謂「溥博淵泉，而時出之」，孟子所謂「學問之道無他者」，此之謂也。今人所見差異，是以終日讀聖賢書，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，宜哉！

孝經首章曰：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」。中庸十九章曰：「夫孝者，善繼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者也」。孟子之四篇亦曰：「守身，守之本也」。由此思之，此身爲父母之身，卽當心父母之心，行父母之行，方可謂之養志；卽欲自暴自棄，而實有所不敢，亦有所不忍矣。是以古人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，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，懼辱先也；既有辱先之懼，則不得不出於立身行道，以顯父母之一路，况吾人幼失父母，有力有勞，何從而用，舍志事而外，更無可爲人子之職者。今日足下之所爲繼志而述事者，唯有學問而已。尊君中道而逝，百事不了，其外無論，一家之勢，可謂岌岌矣；堂上一大人在，足下爲長孫，懷中三幼弟在，足下爲長兄，長孫則

有子之道，長兄則有父之道，承前啓後，重大之任，全責於足下之一身；直須待二十年之後，令弟俱婚冠成立，然後事勢可定，若二十年以內，風雨飄搖之懼，何日能忘，此僕每與胡先生私論及此，未嘗不爲之流涕也。若足下果能力學，則亦無難，老者可安，幼者可教，以至門內之不和者，可以致其和，外侮之窺伺者，可以寢其侮。家業不厚，何以爲擯節之方，世務未達，何以爲通顯之道，種種處置總不可以無學，至於古人所云，風雨不動安如山，方見負荷之力，况自此而外，尙有無窮之志無窮之事乎。僕前所云，動心忍性，生於憂患，蓋以此也。孟子曰：「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」。乃其言曰：「士不可以不宏毅」。又曰「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

薄水」有冰淵之心，而後可爲宏毅之學，有宏毅之學，而後可以守身，可爲繼述，可謂不毀傷也已。

與曹射侯論水利書

往者，夏秋不雨，崇德之東境，桐鄉之南境，以至海寧四境之地，苗則盡槁，民卒流亡，桑柘伐矣，室廬毀矣，父子夫婦離矣，逃賦役者莫敢歸，丐於途者靡所適，桑梓景色如此，當必仁人君子，所爲惻然流涕，輾轉念救不能自己者也！弟於旱虐之日，從嘉禾至早林，見運河之水，逆流而西，勢若奔馬，支流若長水陡門永新秀溪白馬諸港，急流南下，其勢亦然，農人車救，罔間晝夜，是以運河之右，力雖勞而收尙有，至水所不及之處，則彌望皆枯矣！因思自

運河之左，以達海濱，豈有百里千里之遙，豈有山岡之阻，量其地勢高下，亦豈有幾十尋丈之殊，而水之通竭，穀之有無，遂已至此，特緣農政廢弛，水利不講，濬治失時，侵占阻塞，以至淺涸故爾！夫自禹貢揚州之域，震澤底定，而後所以備蓄洩之宜者，利在萬世，豈今茲而獨不然；三吳近水之區，靡不仰賴，豈此鄉獨不可；蓋宋元之世，水利亟興，舊制可按也。我生以前，遠者失於傳聞，隆萬而降，亦曾有水，水之臣，能修厥職，內朝卿士，留心其事，及鄉之先生，亦嘗勤思父母之邦，旱乾水溢，何以爲備者乎？古人開渠灌田，動稱數百里，尙有鑿山陂阜，以興民利者，尙有役衆起徒，或數年，或數十年而得成功者，尙有靡金錢數百千萬，而續用

克奏者，樂其利害之重輕，勞逸之久暫，猶將毅然爲之。他卽無論，卽如海鹽之地，古以斥鹵，歲而不治，其後築堰蓄水，農功漸起，至唐長慶中，令李諤者，開涇三百一所，至今號稱沃壤，千載於茲，人病不爲耳！地力豈有常哉！况乎崇桐海寧之間，煙火相接，河港具存，又皆平壤，高卑之勢，不大相去。實非他州之比，其自長安而上，必仰濟於西湖之外，餘所病特淺耳；濬治之功，令長能辦之矣，不必多費金錢，無俟需之年歲，耕者各濬其田之際，其不耕者，田主稍給其食，佃戶稍出其力，惟閒曠之所，乃用衆力，在經濟經，在支濬支，有司者鼓舞而勸誘之，警其頑惰自私及梗令異議者，分界刻期，以鳩羣作，不及一兩月，在處深通矣；此功一成

，澇則速瀉，無患暴漲，乾則震澤之水，來奔不竭，不舉之勞，百年之利也。夫水之與旱，天運當然，但疏數異耳，古者耕三餘一，所以恃其有備，不能爲災而已，今日財匱民窮，賦役重苦，兼以風俗浮囂，盜賊不息，民間欲望有餘，固不可得，但能修利溝渠，開通障塞，使一歲之中，稻米之登給其半，菽麥蠶桑之入給其半，苟免死亡，斯亦可矣。爲長上者，與其攢眉焦慮於征賦之無從，慘慘畏罪黜之將及，何如集父老而謀之於預；豪家巨室，與其晨夕咨嗟於租課弗登，寇盜逾熾，震震虞家室之不保，何如消鄙吝而圖其長策；爲小民者，與其滌場無望，呼貸無門，去者流難轉徙，居者不免囹圄，骨肉難全，溝壑是迫，何如悉筋力於畚耨，忍疲勞於井里

乎；卽若仁厚長者，與其凶荒之後，流亡在目，隱痛在心，議施議賑，皇皇於捐輸勸助而卒不過，致歎巧婦之炊，竭蹶涓滴之潤，何如及未災之時，戮力而營本計乎？此水利之宜講求，昭然可觀者也。弟又竊度施功先後之序，宜以崇桐爲始，而海甯繼之；蓋崇桐者，海甯之水之牖戶也，崇桐涸，則海甯雖欲措手而無從，崇桐見績，而海甯樂乎趨事矣；嘉興海鹽，雖各有接鄰高阜之地，然爲里不多，爲功亦約，不難次第及也；其間經緯脈絡，土人率能詳之，究竟水道淺深，廣狹相間以行，實有不必盡濬者。或疑所起之土，無地不以安放；浙西之利，繭絲爲大，近河之田，積土可以成地，不三四年而條桑可食矣；桑之未成，菽麥之利，未嘗無也；况舉一圩

之田，所損者少，所益者多，計畝取償，亦無不可；特慮小民難以慮始，占田多者，不爲遠慮，反乃從而撓敗之，則任事者無其人耳。誠得負鄉邦之望者，平日不愛詳言曲譬，與艱食之人，講明此義，使人人意中，先有盡力溝洫，以爲久利之見；向後不幸，復有如壬辰之三夏，及去年夏秋之間，水涸人愁，籲天無術，泣淚徒枯，有賢鄉先生，以情聞之當道，專委治水之使，臨督其役；諸邑令長，各率其父兄子弟而開濬之；引崇邑以西之水，而注之東，導桐邑以北之流，而放之南，則瀕海方六七十里之區咸，收灌溉之利，又安至仰雲漢其如焚，禱山川而待澤，終將不免餓殍轉徙之悲哉！夫此瀕海幾十里之地，在揚州之域，誠若不及千百之一二，然土沃人

稠，約其生齒，已不下數十萬，度其生穀，亦不下一二百萬，雖古盛諸侯之賜履，約略稱是，未嘗不可爲殷阜之計，坐使荒萊日至，流移轉多，實用惻心。語云：失之於前，猶將善之於後；計自庚辰至此二十餘年，水旱屢作，昔之日既不及爲之所，今茲民生之困，倍於前時，年歲之稔，復乃數見，誰堪冥然終不置念耶！謹緣課授餘暇，略述鄙懷，私以質諸左右，萬一揆之事理，有可采擇，則先生德音，遠邇胥誦，正向者所稱鄉邦之望之人也，誠與邑里同志，悉其利病，昌言於衆，固知不特傾耳，殆莫不傾心矣，興百年之利澤，振數十萬之窮民，斯亦霖雨斯人之素志，足慰其一斑已！左右儻不哂其狂瞽乎！義有未安，伏維反覆開誨，不盡縷縷。

又簡荒政，興工役一條，實兩得之道，而工役之興，莫善於修隄防，開障塞，蓋非特一時飢民，藉以得食，亦可令永遠水旱，不能爲災，雖災亦不甚也，行糜粥末矣，糜粥施於老弱及病者爲可耳，並正。

### 補農書

予錄農書既畢，徐子敬可將卜居於鄉，屬予曰：「農書有未備者，盍補之！」余謂土壤不同，事力各異，沈氏所著，歸安桐鄉之交也，予桐人，諳桐業而已，施之嘉興秀水，或未盡合也，然其纖悉，可得而舉，因以身所經歷之處，與老農所嘗論列者，筆其概而徐子擇取焉。雖然，農有本有末，本事沈氏備之

矣，予之所言，抑末耳！戊戌仲秋考夫氏識。

桐鄉田地相匹，蠶桑利厚，東而嘉善平湖海鹽，西而歸安烏程俱田多地少。農事隨鄉，地之利爲博；多種田，不如多治地。蓋吾鄉田不宜牛耕，用人力最難；又田壅多，工亦多，地工省，壅亦省；田工俱忙，地工俱閑；田赴時急，地赴時緩；田憂水旱，地不憂水旱；俗云，千日田頭，一日地頭是已。况田極熟，米每畝三石，春花一石有半，然間有之，大約共三石爲常耳，下路湖田有畝收四五石者，田寬而土滋也，吾鄉田隘土淺，故止收此。地得葉盛者，一畝可養蠶十數筐，少亦四五筐，最下一二三筐，若二三筐者，即有豆二熟米賤絲貴時，則蠶一筐，則可當一畝之息矣；米甚貴絲甚賤，尙足與田相雖久荒之地，收梅荳一石，晚荳一石，近來荳貴，亦抵田息，而

工費之省，不啻倍之，况又稍稍有葉乎！但田荒一年熟，地荒三年熟，人情欲速，治地多不盡力，其或地遠者，力有所不及耳，俗云種桑三年，採桑一世，未嘗不一勞永逸也，弗思耳！上治地一則

農叟有言：「禾歷三時，故稈三節，麥歷四時，故稈四節，種稻必使三時氣足，種麥必使四時氣足，則收成厚」。吾鄉種田，多在夏至後，秋盡而收，所歷二時而已，種麥多在立冬後，至夏至而收，所歷三時而已，欲禾歷三時，麥歷四時，胡可得焉！惟有下秧極早。可補事力之不逮。穀雨浸種，立夏前下穀；稍備春氣，至插青之日，秧老而苗易長，且耐風日，所謂秧好半年田也；中秋前下麥子於高地，穫稻畢，移秧於田，使備秋氣，雖遇霖雨妨場功，過小雪

以種，無傷也。人但知夏前秧之好，而不知所以好之故，在得春氣，備三時也；知種麥之多收，而不知所以多收之故，在得秋氣，備四時也。湖州無春熟，種田蚤，收穫遲，即米多於吾鄉。北方無水田，麥即廣熟，非獨地燥，歷時多能盡其性也。况種麥又有幾善，墾溝揪溝便於早，早則脫水而埴燥，力暇而溝深，溝益深則土益厚，早則經霜雪而土疏，麥根深而勝壅，根益深則苗益肥，收成必倍，埴燥、土疏、溝深，又爲將來種稻之利，凡事利必兼利，害必兼害，惰農苦種麥之勞，耽撮子之逸，甘心薄收，甚至失時，春花絕望，愚矣哉！上稻秧麥秧一則

四月一日陰雨見，育蠶者乏乾鮮之葉，男子勞於外，婦女憂於內，

蓋晝夜皇皇也。因思育蠶之家，宜預作木架如松棚式，廣一丈四五尺，深亦如之，其高過於桑，上織竹作蓋，於蠶初收時，卽張之茂桑之上，若樹桑室中然，或一日而移，或兩日三日而移，量飼蠶之多寡而斟酌焉，朝暮可避露，晴可避日，陰可避雨，葉時時乾鮮，既省人工，又不生蠶病，至大眠後可輟，大眠後葉老，越宿經日猶鮮，且又可以加水。事易集而功用多，一架可備數年之用。余里蠶桑之利厚於稼穡，公私賴焉，蠶不稔則公私俱困，爲苦百倍。然大約蠶之生疾，半在人，半在天。人之失，恆於惰，惰則失飼而蠶飢，飢則首亮，惰則失替而蠶熱，熱則體焦，皆不稔之徵也；天之患恆於風雨霧露，卽烈日亦有不宣，以乾鮮之葉難得也；蠶食熱葉，則繭浮鬆，不可絲，其害淺

，食濕葉則潰死，食濕熱葉，則僵死，食霧露葉，則痿死，葉染風沙，則不食，葉宿則不食，而仍飢，其害深。知戒人之失而不知備天之患，未爲全策也。若天患雖備，而人失不戒，則咎又將誰任哉？  
上桑葉一則

農書不詳載梅豈，以梅豈獨產於桐邑，歸安非所講求也。崇邑塘東區分亦有之，他如嘉興秀水吳江烏程海甯接壤卽無，非不試之也，土性非宜，輒蔓而不實，故惟桐鄉得擅其利。六七月陳豈做腐，腐少，若得攪入梅豈，腐便如故。每遇豈熟，商賈來至，官私賴焉。下種於清明後，成熟於大暑前，相去百日耳，得利亦最速。其法有五：一曰留種宜燥，不可濕氣蒸及濕氣入器 一曰挑泥宜密，稻稈泥 一曰墾地宜早，

冬至前後墾者  
泥鬆而蟲凍死

一日撒灰宜多，一日剗削宜勤。五者人皆知之，然撒灰少得其法！梅荳根直下，長不過五寸，撒灰宜在打潭撮子而未蓋土之時，多撒則灰皆入潭，無不遍者，然後平之以土，雖遇雨亦鬆，無不出之患，且肥鬆只在根際，荳故易茂而結繁，他日易拔，若地未倒而先布灰，則灰入土深，根不能及；若荳苗已長而後加灰，則葉碍而灰俱在四旁，無及根者，與無灰等耳。荳葉荳莢頭及泥入田，俱極肥，以梅荳壅田，力最長而不損苗，每畝三斗，出米必倍，但民食宜深愛惜，不忍用耳。俗亦有下荳於麥稜，種田時連荳之結葉拆倒作壅，實覺省便，但恐田遲，故多不爲耳。上梅荳一則

治地必宜壓桑秧，蓋桑秧出自己有，則易選擇，而根榦枝枝相似，

隨起隨種，無不活者，又省一項急銀，買來種者，百枝只可活四五  
十枝，蓋百凡樹木，根俱不耐凍，風霜一觸，生意即傷也，若天色  
或遇雨雪，或人工不湊，更不可知矣，一枝不活，不足惜，所惜者  
又遲一年之葉，且來年所種，能保必活乎。其法宜新填地或近水地  
壅，冬天挑稻稈泥一次，採葉之時，即留所欲壓之條，使近乎地，  
俟葉頭向上而新條長，即埋入土中，黃霉澆糞一次，若以羊垃圾鋪  
上更妙，六月澆一次，八月澆一次，可以斷其母而新根自長，每地  
一分，可得桑秧數百枝，葉復不少，得利厚而力又不費，歲壓三五  
分以家供用，必不可少，記之！桑蟲捉不盡，恐因捉損桑，則用爆  
杖藥線入蛀穴，以火燒之，蟲聞即死，亦是一法。上壓桑一則

壅麥之法，略與梅豈相似，但豈只需撒灰，麥則灰糞兼用。麥根直下而淺，灰糞俱要著根而早壅，方有益，壅泥亦然。墾溝揪溝，亦宜早，俗謂冬至墾爲金溝，大寒前墾爲銀溝，立春後墾爲水溝，揪至兩遍更好，溝深則稜土厚而脫水盡，田底亦愈熟故也，余至紹興見彼中俱壅菜餅，每畝用餅末十觔，俟麥出齊，每科撮少許，遇雨一次，長一次；吾鄉有壅豈餅屑者，更有力，每麥子一升，入餅屑二升，法與麥子同撮，但麥子須浸芽出者爲妙，若乾麥則豈速腐而并腐麥子。近年人工既貴，偷惰復多，澆糞不得法，則不若用餅之工糞兩省；但撮餅屑須要潭深而蓋土厚，否則慮有鳥雀之害，惟田近民居，則防雞損及種麥秧，則不得已而用糞耳。鄉居稻場及豬欄

前空地，歲加新泥而刮面上浮土，以壅菜蓋麥，最肥有力。秀水北區，常於八九月籩泥壅田中菜，此法最好，日長而工閑，土肥而糞省，農人不勞而菜茂，來年禾復易長。油菜防盜取，以牛糞入潭作爛澆之，則菜臭而人不偷矣。上壅麥菜一則

天只一氣，地氣百里之內，卽有不同，所謂陽一而陰二也，正如一父之子，所受母氣不同，則子之形貌性情亦從異。吾鄉田宜黃稻，早黃、晚黃，皆歲稔，白稻惟早糯歲稔，粳白稻遇霧卽死；然自烏鎮北漣市西卽不然，蓋土性別也。耕種之法，農書已備，惟當急於赴時，同此工力肥壅，而遲早相去數日，其收成懸絕者，及時不及時之別也。俗曰：「早蠶早田爲第一」。下鄉田底無春花，故利遲

，吾鄉春花之利居半，若蠶豈小麥遲，俱薄收也，田家忌三小：小滿蠶，小暑田，小雪麥，其收較薄，故皆宜早。惟赤秈一種稻色，尤爲早熟，今田家皆有，或云江西秈，或云秦州秈，人皆欲芟去之，終不能盡。上稻種一則

東路田皆種麻，無桑者亦種之，蓋取其成之速，而於晚稻、晚豈仍不碍也：其工力較菜子相去不遠，其收利則倍。法於清明前倒細下種，種必外方者爲佳，清明前有至郡放子者。撮子每科懸三四寸，便中間可容鋤，若梅豈科然，特蓋用純灰，而不加泥耳，守鳥雀數日，用繩及破竹驚逐既出寸許乃已，澆糞二次，每畝一次約清水糞百擔剗削二次，麻成，擇老晴天刈起，晒乾，六七月間，浸一宿，詩所謂東門之池，可以漚麻是也，稅其皮，每

畝盛者可得二百觔，

剝法從尾至頭

若陰雨剝之，懼黑爛，

屋多者散置廊簷而下見風日亦無害

價損，吾鄉種此，爲利自浮於東路，但恐業之不精，若寡人教植一年許，則善其事矣。上種麻一則

湖州家家種苧爲線，多者爲布，一年植根，三時可刈，其後不煩更種，稍加肥土足矣。若種苧地一分，則線可無乏用，苧頭更可入粉爲食。上種苧一則

種芋茷一畝，極盛可得萬觔，則每日燒柴三十觔之家，可供一歲之薪矣，少亦得五六千觔，二畝當一畝，尙優於田地租息也。法用山錐翻根，根方五寸許即易長，愈大愈速每科懸二三尺，一年一補，三年而滿，則歲歲惟上泥及斫柴兩次工力；但當擇其種之長大者爾。斫

宜冬至前後，早則笋復生，經冬而枯，次年必衰，遲則幹復活，滋根者少，次年亦不茂，若兩年不斫，則亦衰，以新笋不生故也。斫過必加泥，近水用河泥，近田用稻桿泥，開春碎之。最宜近水地攤及墳墓旁地，近水取其便於籬泥，及載薪以歸，墳墓旁地，必有樹蔭覆蓋，不便桑麻，種之於此，則不毛之土，一勞永逸，其益無方

。上種芋茷一則

種蘿蔔之法，以伏天墾倒地二次，晒過半月，澆濃糞二次，則土鬆而無蟻，大概大寒冰霜，大暑烈日，俱能發土殺蟲。白露前深墾下種，子必自收者爲佳菜起毛葉，則頻澆清糞，就密處漸芸其細者食之，每科留三四根，則菜茂而頭大。吾鄉土性堅實，蘿蔔亦性重而味細實，其美大與太湖異，胡蘿蔔

亦然，以供家用，固爲便易，卽賣亦得厚利。

本地蘿蔔價常貴於太湖

獨忌壅灰，

見灰則鬚長而頭分故也。若以閑地一畝，春種麻，麻熟，大暑倒地，及秋下蘿蔔，蘿蔔成，大寒復倒地，以待種麻，兩次收利，亦不減於種桑也。上種蘿蔔一則

甘菊性甘溫，久服最有益，古人春食苗，夏食葉，秋食莢，冬食根，有以也。每地稜頭種一二枝，取其花可以減茶葉之半，茶性苦寒，與甘菊同泡，有相濟之用；若種之成畝，其利視種荳自倍，吾里不種棉花，亦有以此爲業者，但費採摘工夫，及適市貿易耳目混亂耳。種植甚易，只要向陽脫水而無草，肥糞甚省，黃白二種，白著爲勝。上種甘菊一則

種芋無別法，只土厚而肥，卽頭大子多；田間歲一易土，則鱉糟不生；入冬方起，則味足而甘碩；種在地溝，則省肥；但旱歲不能長，又鱉易生。湖州俱種地上，名爲旱芋，爲鄉低故也。今以半在地，半在田，先食於地，後食於田，秋冬均不匱乏。旱芋種出廣德，清明時彼處排賣於湖，若水芋斷不可種地上。上種芋芳一則

百合根旣甘美，花復芳潔，種於桑際，無損於桑，復不碍剝倒，或每年一起，或二三年一起俱可。塘棲臨平往往如是，故百合彼處多有。香芋亦然籬下種山藥，其根常留，每年食其枝，力不勞而得味多。

上種百合山藥一則

漢文帝詔歲勸民種樹，管子云：「一年之計樹穀，十年之計樹木」

。吾里無山，土亦罕曠，然能於地隙水濱，種植良材百株，三十年後，可得百金外，若種樹成林，大小相替，材木可無乏用矣，每年芟其繁枝，可以爲薪，各以地之所宜，則桐、鄉椿、梓、榆、檀皆上木也。紹興祁氏資送其女，費至千金，人怪其厚。祁曰：吾費不過十金耳。人益駭問故。曰：「於女生之年，山中人包種杉秧萬株，株費一釐，女十六七而嫁，杉木大小每株價值一錢，則嫁資裕如矣。」此雖山林與平野不同，然智可通也。上種樹一則

農事不理，則不知稼穡之艱難，休其蠶織，則不知衣服之所自，幽風陳王業之本，七月八章，只曲詳衣食二字，孟子七篇，言王政之要，莫先於田里樹畜。今日言及，輒笑爲鄙陋，是以廉恥不立，俗

不長厚，禍亂相尋，未知何已！然既治田桑，卽不可不兼治圃。古者民淳俗朴，瓜瓠俱在疆場，今不能然，則編籬爲圃，一以養生，一以禦盜，亂世之心，自不能已。俗籬用槿，易成，然實寡用而不固，不若間以枳橘，雜以五茄皮、枸杞，三物有刺，可禦暴客，又茄皮春摘其芽，香美可食，冬取其根，入酒尤妙，枸杞春可食苗，秋可取子，根卽地骨皮也，枳花香而刺密實亦有用，其成雖須十年五年，然久而愈密，籬下徧種萱花，自生自長，花開隨採以晒，亦蔬之輔佐也。園中菜果瓜蒲，惟其所植，每地一畝，十口之家，四時之蔬，不出戶而皆給。古人場圃同地，秋收則築堅圃地爲場，以納禾稼，至來春則又耕治之以種菜茄，此意湖州鄉間，往往見之，

吾鄉殊不然也，場惟收成時一用，三時廢棄而已，圃則更闢一處，不得已則於桑下種菜，謂菜不害桑也，其實種菜之地，桑枝不茂，此不特地力之不盡，亦見人工偷惰，無足取也，古人規制，無大小，俱有法度，何不遵而行之。上編雜二則

絲瓜宜近水，飯瓜宜上棚，南瓜形扁，北瓜形長，蓋同類也；凶歲鄉間

無收貧困或用以療飢是宜弗絕其種地蒲宜平地，屋蒲宜高棚，可用爲器以貯嫩葉冬瓜宜疏，菜瓜

宜密，黃瓜傍水爲棚，宜於早種，苦瓜倚棚而蔓，不厭遲收，詩匏有苦

葉是也西瓜土不相宜，太湖皋亭則多有之，胡蘆玩好而已，但可爲器

，不可爲食；詩云甘匏，樂之是也薑出臨平，笋來湖郡，茨菇便於溝際，香芋利

於墻陰，裙帶豈可架可屏，刀豈能上不能下，芥菜在地日久，根深

宜垃圾，薺菜在地日少，根淺宜清肥，茄宜土實，葱韭蒜宜土鬆，甜菜四季可食，歲一遷秧，惟夏月味苦，菠菜越朔方出，月杪下子，在春秋味甘，生菜宜生，大頭菜宜熟，芹苗宜淡，蒿苳筍宜鹹，若乃露葵罌粟諸葛蔓菁，蓋非常味，譬猶江瑤海蜃，備陳方物可也

。上種蔬一則

予旅食歸安，見居民於水濱徧插柳條，下種白蘘荳，繞柳條而上，秋冬斬伐柳條，可爲栲栳之用，每荳一科，可收一升；吾鄉無廣澤，不徧插柳，若蘘荳則環宅垣墻及中庭，俱可種也。法取先枯者，留爲明年之種，則早結其根，直下最深，若先開深潭，先下垃圾一餅覆其上，而後下種，則終歲可以不澆，培壅全在黃霉。最忌夏至

後半月加肥，若壅土亦無害，秋肥則藤多而結少，晚結經霜則萎。乘嫩摘之，焙乾可儲以備蔬之乏竭，此味鮮食半載，五月至十月，乾食亦半載，枯豈收貯，可以接新，專於健脾，大有補益。又一種名五九豈，蔓不長而結最早，植之籬邊，亦佳味也。上種白藕豈一則嘗論賦役重困，基址墳墓，各宜思蠲之所出。墳旁種芊芟，便可取薪，基址寬曠，則前植榆、槐、桐、梓，後種竹木，旁治圃，中庭植果木，凡可取爲祭祀，賓客、親戚、餽問之用，卽省市辦金錢。中庭之樹，莫善於梅、棗、香椽、橙、橘、菜萸之類；莫不善於桃、李、杏、柿之類，蓋物之易潰，不能藏蓄，吾所不取。菜萸最易生，惟欲近水，卽陰濕地亦可。橘、梅類善蛀，橘更性畏寒，冬護

其枝，夏去其蛀，則長茂矣。湖州多種茱萸爲醬，名曰辣醬，入藥曰吳茱萸，此味性溫無毒，寒天食之，可代椒薑，湖州四季皆食胡椒不可多服食，以有毒也，茱萸味甚美，服食兼可卻瘧痢之病；作醬法如湖州則煩，若浸子極省力，反覺潔淨，每子一觔，用石灰四兩化水貯瓶中，以沒子爲度，一月後即可食。若墻下，可以樹桑，宜種富陽，望海等種，每枝大者，可養蠶一筐，愈老愈茂，但不令蟲蛀及水灌，其根動以世計。上種果一則

自水利不講，湖州低鄉，稔不勝淹，數十年來。於田不甚盡力，雖至害稼，情不迫切者，利在畜魚也。故水發之日，男婦晝夜守池口，若池塘崩潰，則衆口號呼籲天矣。然湖州畜魚，必取草羅螺螭於

嘉興，魚大而賣，則價錢賤於嘉興。蓋吾地魚俱自湖州來，及魚至市，已離池數日，少亦一二日矣，故魚瘠而價不能不貴。若以湖州畜魚之法，而盡力於吾地之池，取草既便，魚價復高，又無潰溢之患，損瘠之憂，爲利不已多乎？陶朱公古法，卽不能用，湖州畜法，可做也。嘗於其鄉，見一叟戒諸孫曰：「豬買餅以餵，必須贖本。魚取草於河，不須贖本，然魚肉價常等，肥壅上地亦等，奈何畜魚不力乎！」臨平畜鱖魚，鱖魚麥土，名曰蕩鱖，并不必撈草，池小則畜鱖魚，亦一道也。鱖魚種臨平買、草魚、白鱸，螺青諸種，本地可買，湖州畜魚秧，過池名曰花子，其利更厚。上養魚一則，吾地無山，不能畜牛，亦不能多畜羊，又無大水澤，不能多畜鴨，

少養亦須人看管，惟鵝鷄可畜。然多畜鷄，不如多畜鵝，鷄多防攘竊，鵝不憂攘竊，鷄食腥則長，鵝食草穀而已；鷄畜一年，不及五觔，鵝三月卽有六觔，若非留種及家用，則六七觔卽宜賣。邑有善畜鷄者，從市買肉骨碎而飼之，又積草於場，俟其蒸出雜蟲，日番幾次，則鷄不食米麥而肥，然此難爲法，計惟多畜母鷄，以伏鵝卵可耳。鵝雛一隻價貴時銀一錢賤亦六七分卽授人分養，舊例平分亦可，然大概雌鷄之利，稍厚於雄鷄，雄鷄每月長不及半觔，雌鷄生蛋十餘枚，可當一觔之值，食亦相當，若伏鵝卵，則息月一錢，而食較省。里亦有以畜牛爲利者，買瘠牛使童子牽之，朝食露草，日飼棉花餅，養二三月則牛肥而價倍，一牛嘗得數金之息，卽養瘦馬之智，不可爲常。

上養雞鵝一則

日用所急，薪米二事爲重，米取給於田，計口而食，相去不遠，惟柴薪之費相去甚遠，炭及山柴爲上費，樹柴次之。桑條荳萁又次之，稻柴麥柴又次之，然麥柴又不如稻柴，以其無灰也。田家之灰，是一項肥壅，商鞅刑及棄灰，秦之農事，所以山東不敵。芊芟亦無灰，以其取給於地，不待價也。總之必待買薪而舉火，難乎爲家矣。最儉者有燒鷓糠之法，另作連竈，俗名螻蛄竈用風箱以炊，則其費較稻柴倍省，而其灰復可以糴，冶坊用之，桑柴灰、荳萁灰俱可糴，白蘊荳萁灰入粉則青。此難爲法。吾里冬天用炭屑，實是省便，竹節更省。炭屑杭州江干爲佳，價又賤；路遠不便，則鑪鎮冶坊可糴，其價十月擔可二錢五分，簸出粗塊

約二斗，入炊爐可當炭二十觔，用其餘八斗，每脚爐一事，用炭屑一升分晝夜翻入，可以無輟火矣，若置火缸一事，分晝夜翻入二升，晝燉滾湯，則一日可省燒茶幾次，夜燉清水，則早晏可得熱水濯手頰面，亦省柴十數觔也，其他烘燉諸物；無不便者，西鄉專來羅爲蠶簇之用，蓋取其不驟熱不驟冷，復無厝火不虞之患，每至春半，則擔可四錢矣；里中趨利者，往往冬糴春糶。又有窰灰者，湖州邢窰之灰，邢窰近山，燒山柴，其竹木之節，火力不盡者，多存焉，種火最便，其力雖不及炭屑之長，然價亦止及其半，以當班糠則過之矣。竹節陳莊買，其值視柴價爲升降，風爐火箱俱可用，費亦最省。上薪炭一則

酒醪爲糜穀之具，宜在所禁，但祭祀賓客及力田之農，實有所不能已，故蘇、湖、紹、金人家，無不釀酒者，沽酒比之自釀相去一倍，猶爲廉價也，與其沽而費金以輸利於人，何如種秫自釀而撙節於己，且糟亦日用之不可缺者，每年量所應用若干，冬春之間，僱人造貯，更倍其數，以爲慶賀餽遺之用，亦省備禮之費，於義甚無害也。但不可因而濫觴耳。將造酒，六月，細麵爲麴，每米一石，用麵十米舂極白，浸一月，造酒人，每石工銀七分，酒器自備，以糟燒酒，用蕭山人，釀法不載。上釀酒一則

總論

凡農器不可不完好，不可不多備，以防忙時意外之需，糞桶尤甚，

諸項繩索及簍、箬、斧、鋸、竹、木之類，田家一闕，廢工失時，往往因小害大。崇禎庚辰五月十三日，水沒田疇，十二以前種者，水退無患，十三以後則全荒矣。有一人以簍箬未具，不克種田，以致饑困。俗云：「爲了一錢，餓倒一家。」簍衣箬帽一副，價貴不過一錢。書云：「唯事事乃其有備，有備無患」。推此可戒其餘。世人多金以備玩器，而惜小費以治田器，豈非惑之甚乎！器用

用人一道，自國與家，事無大小，俱當急於講求。種田無良農，猶授職無良士也。訪求選擇，全在平時，平時不知擇取，臨事無人，何所歸咎，因其無人而漫用之，必致後悔。不可便說無人可用，人無全好，亦無全不好，只坐自家不能用耳。大約力勤而愿者爲上；

多藝而敏者次之；無能而朴者又次之；巧詐而好欺，多言而嗜懶者，斯爲下矣；貪儉無害，顧用之何如耳。用之道無他，論語曰：「舉爾所知。」又曰：「無求備於一人。」大學曰：「惟善以爲寶。」孟子曰：「如不得已」。本此義而推行之，雖有不得者寡矣。若無大過惡，切不可輕於進退，書曰：「人惟求舊」。用慣之人，彼知我，我亦知彼，卽無大利，終無大害，坦然任之，當以更張爲戒；惟夫奸宄簸弄，不可不察，積弊故套，不可不破耳。擇良農自古農人。只有勸之一法，小雅大田諸詩可考也。曾孫田峻，其與農夫，貴賤懸隔，然其相親，不啻家人父子。今士庶之家，驕蹇呵詈，使人不堪，毋論受者怨之，自顧豈不可恥，勸之之道，中庸曰

：「既廩稱事」，別忙閒一也，異勤惰一也，分難易一也，忙閒難易，彼人自言，不難分別，惟惰者與勤者一體，則勤者怠矣，若顯然異惰於勤，則惰者亦能不平，惟有察其勤者而陰厚之，則勤者既奮，而惰者亦服。至於工銀酒食，似乎細故，而人心得夫，恆必因之。紋銀與九成銀，所差不過一成，等之輕重，所差尤無幾，假如與人一兩，相去特一錢與三分五分耳，而人情之憎與悅遠別，豈非因一錢而并失九錢之歡心，因三分五分而併失九錢五分七分之歡心乎！出納之際。益爲緊要，論語以猶之與人出納之吝，爲惡政之一，蓋其人分所應得，不求而與之宜也，求而與之，斯已後矣，可令屢求而後與乎！人情緩急，朝暮不同，早晏亦異，不可不察也。酒食益

甚，豐齋多寡，待農之物，所差總亦無多，或缺酒食，不過半盞一筋，便怏怏而云短少，魚肉亦然，豈特缺少，冷熱遲速，亦所必計。諺曰：「食在廚頭，力在皮裏」。又曰：「竈邊荒了田地。」人多不省，坐踏斯弊，可歎也！惟夫準繩定於平時，有無諒於彼此，則有求既無奢望，有時不應，退無怨心，如是則在者無不滿之心，去者懷復來之志，切不可乘人之急，將低作好措少爲多使人有傷心之痛。書曰：「狎侮小人，罔以盡其力」。勞苦不知恤，疾痛不相關，最是失人心之大處。工食

農事大綱有三，道惟在豫。一疆界宜正也：田地賦役之所起，我不可以侵人，亦不宜使人侵我，本讓畔之意，與其以我侵人，毋寧使

人侵我，語曰：「終身讓路，不枉百步，終身讓畔，不失一段」。若地段田角與人相間，彼此便利，則兌換可也。一溝渠宜濬也；田功水利，一方有一方之蓄洩，一區有一區之蓄洩，一畝亦有一畝之蓄洩，漏而不知塞，壅而不知疏，日積月累，愈久而力愈難，燥濕不得其宜，工費多而收較薄矣，其事係一家者，固宜相度開濬，卽事非一家，利病均受者，亦當集衆修治，不可觀望推却，萌私己之心，且思大禹平治九州水土，興萬世之利，何況鄉黨鄰里，被一夫涓滴之澤乎，若乃占公爲私，損人益己，自非人之所爲矣。一陸岸宜修築也；吾鄉視海寧爲下，既不憂旱，視歸安爲高，亦不憂水，圩岸雖不甚重，然不時爲修築，則地虞攤塌，田患漏洩，積久滋弊

，恆至疆界失其舊所，田塍地脚，草根盤據，所損亦復不少，宜於農隙之月，趁晴清理修治，則省忙工，若閒時蹉失，到插種收成之候，便無及矣，至於墳墓居址，及以道路橋梁，凡屬己所當爲，雖於農務無關，亦當乘隙料理，非度外可置也。田功

種田地力最薄，然能化無用爲有用，不種田地力最省，然必至化有用爲無用。何以言之？人畜之糞，與竈灰脚泥無用也，一入田地便將化爲布帛菽粟；卽細而桑釘稻稔，無非家所必需之物，殘羹剩飯，以至米汁酒脚，上以食人，下以食畜，莫不各有生息；至於其大者，勤則善心生，愛土物，厥心臧，又勿論已；筋力有用也，逸則脆弱，丁口有用也，閒則虛靡，金錢粟帛有用也，薪油耗之，酒漿

耗之，瓜蔬又耗之，麻縷絲枲亦耗之，儉者耗三之一，奢者過之，至其甚者，男習惰游，女休蠶織，長傲誨淫，又勿論已，賈子曰：「治天下至纖至悉也」。此言雖大，可以喻小，人能綜其大綱，復不厭纖悉，家政其庶理乎。農事纖悉

吾里田地，上農夫一人，止能治十畝，故田多者，輒佃人耕值，而收其租，又人稠地密，不易得田，故貧者賃田以耕，亦其勢也。

嘗讀孟子曰：「諸侯之寶三，土地、人民、政事」。士庶之家亦如此，家法、政事也，田產、土地也，僱工人及佃戶，人民也。佃戶終歲勤動，祁寒暑雨，吾安坐而收其半，賦役之外，豐年所餘，猶及三之二，不爲薄矣，而俗每存不足之意，任僕者額外誅求，脚米

斛面之類，必欲取盈，此何理耶？且思朝廷一布寬恤之詔，百畝之家，所益幾何；而歡傳萬口，下加徵之令，百畝之家，所損幾何，而怨咨載道，豈非民力不可竭乎？大凡田所坐落，平日決宜躬履畝，識其肥瘠，計其寬隘，及泥蕩水路，莫不畫圖詳記，及佃戶受田之日，宜至其室家，熟其鄰里，察其勤惰，計其丁口，慎擇其勤而良者，人衆而心一者任之；收租之日，則加意寬恤，僕人積弊，極力革除，至於凶災爭訟，疾病死喪，及癯獨貧厄，總宜教其不知而恤其不及，須令情誼相關，如一家之人可也。近見富家巨室，田主深居不出，足不及田疇，面不識佃戶，一任紀綱僕所爲，至有盜竄其產變易區畝而不知者，侵沒租入，將熟作荒，退善良之田，任

與刁黠，種種弊端，不一而足，坐使生計匱索，虛糧積累，以致破家亡身，無不由此；或乃恃目前之豪橫，陵虐窮民，小者勒其酒食，大者偪其錢財妻子，寘之獄訟，出爾反爾，可畏哉！佃戶

西鄉女工，大概織綿紬素絹，績苧麻黃草，以成布疋，東鄉女工，或雜農桑，或治紡織，若吾鄉女工，則以紡織木棉與養蠶作綿爲主，隨其鄉土，各有資息，以佐其夫，女工勤者，其家必興，女工惰，其家必落，正與男事相類。夫婦女所業，不過麻桑繭絲之屬，勤惰所係，似於家道甚微，然勤則百務俱興，惰則百務俱廢，故曰：「家貧思賢妻，國亂思良相」。資其輔佐，勢實相等也。且如匹夫匹婦，男治田地可十畝，女養蠶可十筐，日成布可二疋，或紡棉

紗八兩，甯復憂飢寒乎！刺綉淫巧，在所當戒。女工

凡事各有成法，行法在人。中庸曰：「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，其人存，則其政舉，其人亡，則其政息」。家政亦如之。歸安茅氏，農事爲遠近最，吾邑莊氏治桑亦爲上七區首，今皆廢棄：一者由天，世亂而盜起也，一者由人，膏梁之久，不習稼穡艱難也。司馬溫公居洛，有田三頃，躬親庶務，不舍晝夜。劉忠宣公教子讀書兼力農，曰：「困之將以益之」，晏安害人，遊閒廢事，古之人無不懼之。今農書所載者，法也，苟非其人，法不虛行。行法之要：一曰忠信，一曰精勤，忠信以待人，則人無不盡之心，精勤以立事，則事無不成之勢，要之忠信本也，衛詩「星言夙駕，稅於桑田」，言勸

課之勤也，而終之以「秉心塞淵，騷牝三千」，言其操心誠實而淵深，故雖畜馬之衆，亦至於三千也。農桑之務，用天之道，資人之力，興地之利，最是至誠無僞，百穀草木，用一分心力，輒有一分成效，失一時栽培，卽見一時荒落，我不能欺彼，彼亦不欺我，卻不似末世人情，作僞難處也。然與世人相交，農終易處，以僱工而言，口惠無實，卽離心生，夙興夜寐，卽朝氣作。俗曰：「做工之人要三好，銀色好，吃口好，相與好，作家之人要三早，起身早，煮飯早，洗脚早」。三好以結其心，三早以出其力，無有不濟，推之事事殆一轍也。習勤

人言耕讀不能相兼，非也。人只坐無所事事，閒蕩過日，及妄求非

分，營營朝夕，看得讀書是人事外事，又爲文字章句之家，窮年累歲而不得休息，故以耕爲俗末勞苦不可堪之事，患其分心，若專勤農桑以供賦役，給衣食而絕妄爲，以其餘閒讀書修身，儘優游也。農功有時，多則半年，諺云：「農夫半年閒」。况此半年之中，一月未嘗無幾日之暇，一日未嘗無幾刻之息，以是開卷誦習，講求義理，不已多乎！竊謂心逸日休，誠莫過此。

## 附錄

### 策鄔氏生業

行素子沒，母老子幼，遺田十畝，池一方，屋數楹而已，親厚爲其身後之計，蓋無長策。予竊籌之，寡妻長子，及兄之子，聽其

竭蹶自養，以成行素子介然之志，其老母稚子，則每歲聚米十石，致之五年，而後子侄俱冠，能養其大母及弟，則知交可以息担矣。今卽其遺業，爲經畫之如左：

瘠田十畝，自耕儘可足一家之食，若僱人代耕，則與石田無異，若佃於人，則計其租入，僅足供賦役而已，衆口嗷嗷，終將安藉。今爲力不任耕之計，詩曰：「無佃甫田，惟莠驕驕」。言當量力也。

莫若止種桑二畝，桑下冬可種菜，四旁可種荳芋。此項行素已種一畝有餘，今宜廣之，已種者勿令荒廢。種荳三畝，

荳起則種麥，若能種麻更善，不種稻者爲其力省耳。行素今年見已種荳二三畝善策也。種竹二畝，竹有大小，筍有遲早種

果二畝，如梅、李、棗、橘之類皆可易米，成有遲速，量植之，性有宜肥宜瘠，宜肥時樹下仍可種瓜蔬，亦有宜燥宜濕，宜濕者於卑處植之。池畜

魚，其肥土可上竹地，餘可壅桑，魚歲終可以易米。畜羊五六頭，以爲樹桑之本，豬須資本，畜羊飼

以草而蓋其田形勢俱高，種稻每艱於水，種桑荳之類，則用力既省

，可以勉其能兼，無水旱之憂，竹果之類，雖非本務，一勞永逸，

五年而享而成利矣。

計桑之成，育蠶可二十筐蠶苟熟，絲綿可得三十觔，雖有不足二人之食，若麻則更贏矣，然資力亦倍費，乏力不如種麥。荳麥登，計可

果成每畝可養二三人，然尚有未盡之利。魚登每畝可養二三人，若雜魚則半之。

早作夜思，治生餘暇，尚可讀書，勤力而節用，佐以女工，養生送死，可以無闕，既壯能稼事，累其贏餘，益市田數畝。

右鄙人所見，似乎不切事情，然竊觀行素生前規畫，或者已有此意，恨不及與之論定也，正使九原聞之，未必不爲首肯，寄語一孤，勿等道旁之築。

策漚上生業

壬寅春

見與何先生札中

前所看溝上田，弟以意規度如別楮，事無大小，皆非人所能爲，有默主之者，古人所以委心任去留也。若田有可買，則夏秋之間，即可爲家邊變產之計，日下人事得盡，祇此而已，固不敢等於道旁之築，空言無實，亦不能取必於一年半年之間也。

鑿池之土，可以培基，基不必高，池必宜深，其餘土可以培周池之地；池之西或池之南，種田之畝數，略如其池之畝數，則取池之水，足以灌禾矣；池不可通於溝，通於溝則妨鄰田而起爭，周池之地必厚，不厚亦妨鄰田而叢怨；池中淤泥，每歲起之以培桑竹，則桑竹茂而池益深矣。築室五間，七架者二進二過，過各二間，前場圃，後竹木，旁樹桑，池之北爲牧室三小間，圃丁居之，溝之東傍室

穿井。

如此規置，置產鑿池。約需百金矣。少亦需六七十金其作室亦約需此數。非

力之所及也。

積漸廢產以置產，約略相當作室則全無措手矣。

凡樹木俱宜乾土，栽種濕土，著根難活，種後遇雨，即不妨。雨中不便種植，則以潮濕細泥，護根而藏之屋內，既不至於枯燥，又不寒凍傷根，雖五日十日無害也，若桑枝則雖至半月一月無害也。但細泥亦須潤澤而深厚，近根處稍稍築實，略如種樹法，天晴移植，隨以清糞灌一二次，無不活矣。若家內無細泥，則桑地面去濕泥半尺許，其下即潮潤可用。茱萸即雨中可種，以此樹喜濕故也。此條見何

先札中，今錄於此。

或云：嘗見野老說，芋葉尾每蚤亦含水味，須日出照乾，則無害，若太陽未照，爲物所挨落，則芋實蕉枯無味，或生蟲。先生云可補農書之不及。

### 淡黃齏方

七八月洗蘿蔔菜入陶器，浸以黃米飯湯，日撥二三次，越三日，菜色變，即可食。間以小白菜代之，殊傷脾。量家所需，以裁多寡。多則易敗也。忌白米及秬米。釜將沸，乃出其菜，澄前汁，去其滓，仍入陶器，加新菜新湯，並浸之。菜生熟俱可食，佐肉佐蔬，俱美。調以鹹醬及薑，惟醃不宜入，入醃過酸，汁作羹佐食味尤美。臺心既往，鹹齏冬日製未至，接濟之功，此君爲多。桐崇湖州家備此味，病餘食粥，言念老友久疏，特書厥方，以告庖者。

壅田地定額 戊戌

三月至九月，糞俱上地，垃圾俱入田；八月至二月，糞俱入田，垃圾俱上地；糞有限，垃圾多少無限，糞不足，以垃圾補之。

拔蛇法

凡蛇入穴，人用力逆拔，雖至斷而必不可出。法用繩繫其尾，而彎竹如弓以懸之，不終日而蛇出矣。蓋人力與蛇堅相持，則易至於斷，斷則其後不可復出；彎竹之力，恆急而不驟，不至於斷，但不能復入耳，至蛇力稍怠，則不虞而輒出矣。是有至理，予於此悟去惡止邪之道。

削草

削地約一二寸許，則下土俱鬆，草屢起屢削，雖不去根而亦死。樹木屢伐枝葉，則根亦死。故曰：「披其枝者傷其心。」然則人苟能革面，亦未嘗不可漸至於革心也。

### 保聚附論

一、時當危亂，奮身不旋踵，託墳墓於宗族，託妻子於朋友，起義旅，勤王室，上也；其次則死職業，守封疆，此在一命以上，凡在官者，惟力所能則爲之；若布衣賤士，與官而廢退者，則可行保聚之法，聚人民，無非朝廷赤子，保土田，無非朝廷財賦，其與出而有爲者，其義一也。

在危急變亂的時候，挺身而出，把祖宗的墳墓，委託宗族

管理，把累贅的妻子，委託朋友應顧，組織義勇軍，前去救國，這是最上等的人物；講到次一等的，應當忠心於本職，盡守土的責任，這是在乎做官吏的人，不論職位的大小，儘力量去做；至於在野的人們，和曾經做官而現在退職的，就可以實行保聚的辦法，把人民聚合起來，都是國家的份子，把土田保守起來，都是國家的財賦，那是和上面所說的出來大有作爲的人，是站在同一條陣線上的。

一、處亂世之道，保聚爲上，避地次之。詩曰：『我瞻四方，蹙蹙靡所騁』！避地者一難也；貧者無財，不能遠徙，遠徙則有瑣尾之患，富者多財，復不能遠徙，遠徙則有誨盜之患，避地者

二難也；捐宗族，棄墳墓，舍資生之業，流離播遷，如焚巢之鳥，如喪家之狗，避地者三難也；知避地之難，則知保聚之善矣！

處亂世的法子，以保聚爲上策，以避地爲末着。詩經上說：我望四方一看，沒有可以安身之地，這是避地的第一層難處；窮人沒有錢，不能搬到遠地方去，其要搬，就要受流落的痛苦，富人有很多的錢，也不能搬到遠地方去，如其要搬，就免不了強盜的搶劫，這是避地的第二層難處；拋棄了宗族，拋棄了墳墓，丟了生活的根據，搬來搬去，猶之乎沒有巢的鳥，沒有窠的狗，這是避地的第三層難

處！知道了避地的各種難處，就可以知道保聚的許多好處哩！

一、保聚者，非以禦大兵也，備土寇耳！大兵之攻掠，止於城郭，得城郭則思財賦，思財賦則惜人民，故大兵必不害保聚也。土寇之橫行，則及市鎮，以及鄉村，市鎮鄉村，相與保聚，則土寇不敢近，土寇不敢近。則無患矣。

所以要保聚的緣故，並不是爲防禦大兵，爲的是防備土匪。因爲大兵來的時候，如其得了城池，就要想收錢糧，要想收錢糧，就不能不顧惜人民，所以大兵對於保聚，還沒有十分害處。至於土匪的橫行，則必然先到市鎮上去，再

到鄉村裏去，如其市鎮鄉村，大家想法子把保聚辦好，那末土匪就不敢來犯了，就可以高枕無憂了。

一。土匪之發，小者十百爲輩，大者挾敗散之兵以行，或數百人，或千人，或二三千人止矣，其心不固，利則烏合，害則獸散，可敵一也；隨之者非饑寒則流亡，無大豪入其間，可敵二也；器不利，事不集，謀不全，可敵三也；以萬家之聚，當千人之寇，寇其不走乎？

土匪來的時候，小股的不過幾十幾百個人，就是大股的土匪，夾雜些潰兵游勇，也不過上百上千，就是來了二三千，也無甚不了，可是這等土匪，不容易團結，有好處的時候

候，成爲烏合之衆，沒有好處的時候，就如鳥獸散；這是容易對付的一點；跟了土匪走的人，不是爲饑寒所迫，就是一般無賴，決沒有好本事的人在裏面，這是容易對付的二點；槍械也不見得好，組織也不會完全，計劃也不會周到，這是容易對付的三點：我們萬衆一心，去抵當千把個土匪，還怕土匪趕不走嗎？

一、土匪之爲害，市先受之，次及於鄉，富貴者先受之，次及於中人之家，貧賤之人因以爲利而已，今而後得反之而已，是以保聚之法，富貴者欲行而貧賤者不欲。今爲富貴者計算，若其出貲力，以繫屬貧賤者，貧賤者安其業，則富貴者安其家矣。假

如千金之家，能捐二三百金以爲保聚，則七八百金是其物也。若吝二三百金之損，而保聚不行，則千金未知誰爲主者，此義甚明，人特不思耳！

土匪的害處，一定是市鎮上先受到，然後波及到鄉村，一定是富貴的人先受到，然後波及到中等的人家，至於貧賤的人，或者要幸災樂禍，或者還以爲趁此可以報復哩，所以保聚的辦法，富貴的人是願意的，貧賤的人是不願意的。現在爲富貴的人打算，最好是拿他的財力，去維持貧賤的人，到了貧賤的人都能夠安居樂業，那末富貴的人家就可以太平無事了。譬如有一千塊錢的人家，能夠犧牲二二三

百塊錢來辦保衛的事務，那末其餘的七八百塊錢，到底還是他的家私，如其怕受二三百塊錢的損失，不去辦保衛的事務，將來千金的財產，不知道是誰的主人翁哩，這個道理很容易明白，不過沒有去細想就是了！

一、貧賤之人，聞亂而喜，聞保聚則幸其無成，其意以爲己則無失耳，而或則得焉。不知亂世王法不明，天道要自不遠，喜亂之人，罕有不死於亂者，卽未必死於兵刃，而流離失業，農者不得耕，工者不得作，則將死於饑寒，不堪飢寒而去爲寇盜，則率以寇盜而死，亦何利之有？然則保聚不獨爲富貴，其義亦甚明也！

貧賤的人，聽見有亂事反而歡喜，聽見說保聚，反而希望他不能成功，他的意思以爲反正與自己沒有損失，或者還要幸災樂禍哩。誰知道在擾亂的時候，或者可以倖逃法網，可是因果循環之理，還是很近的，碰到了亂事，反而以爲歡喜的一般人，多數是不得其死，就是沒有受到兵燹的苦痛，但是東奔西竄，做農的無可耕種，做工的無可工作，也是要餓死，也是要凍死，如其因爲挨不起餓，受不起凍，跟了去做強盜，到底還是走到死路上去，究竟有沒有好處呢？這樣說起來，辦了保聚並非僅僅乎富貴的人得到好處，不是也很明瞭嗎？

一、保聚不行，則人無可恃；人無可恃，則不得不流徙；流徙則田不耕收；貧者無食，則益去而爲盜；富者無租，則不免於速貧。是故保聚則有族屬，有隣里，有親黨，有朋友；有族屬，有鄰里，有親黨，有朋友，而後有墳墓，有家室，有妻子；有墳墓，有家室，有妻子，而後可謂得全其身。緩乎？急乎？不待智者而後知也！

保聚如果沒有辦法，大家就沒有依賴；沒有依賴，就不得不走散；到了走散之後，還有什麼人在田裏耕種；窮的人沒有飯吃，壞的就去做強盜；富的人收不到田租，也就要變爲窮人。所以一定要辦了保聚，那末本家也有了，鄰居

也有了，親戚也有了，朋友也有了；有了本家鄰居親戚朋友，自然墳墓家庭妻子都可以保全；到那時自己的一身，纔可以說是完全無缺。你道要緊不要緊？難道這一點聰明都沒有嗎！

一、保聚之法，行於市而不行於鄉，則勢孤而不足以全；且其言龐，其人雜，倍難行於鄉，故當以市爲鄉之倡率，則鄉爲市之聲援，近者十里五里，遠者三十里五十里，而後不爲孤注；蓋地遠則人衆，人衆則勢集，勢集則備周，備周則奸邪阻志而覆爲我我用，奸邪阻志而覆爲我用，則外患無自而入矣。

保聚的法則，如果僅僅乎在市鎮裏辦好，而鄉村裏沒有辦

好，他的勢力還是單薄的，還是說不到安全的；併且市鎮裏邊人多口雜；比較鄉村還要爲難，所以應當拿市鎮來做鄉村的榜樣，拿鄉村來助市鎮的聲勢，總要在五里十里或最遠三五十里以內的鄉村，都辦好了保聚，那末市鎮纔有靠傍，不至於孤立無援；因爲地方闊了，人數便多，勢力便大，勢力大了，設備就可以周密，到了設備周密的時候，那些壞人不但不敢侵犯，而且反被我們制服，把壞人制服之後，外面那些惡勢力，就沒有機會可以進來了。

一、奸宄寇盜，何日無之，所畏者朝廷之法耳！世亂則法廢，法廢則強者陵弱，衆者暴寡，無者劫有，惡者加善，此其勢也！聚

人以爲衆，保衆以爲強，則奸宄寇盜，不敢生心，如是則有者寧，善者樂，雖無法而無患！

橫行不法的人，那一個時候沒有，所怕者就是一些法律的制裁，但無法無天的時候，那些力弱的，寡助的，就夠苦了，那些有錢的，良善的，就遭劫了！有了多數人的團結，靠了多數人的力量，那些橫行不法的人，就不敢來轉我們的念頭，那末有錢的就太平了，良善的就快樂了，儘管無法無天，也受不到害處！

一、愚民難以慮始，保聚之行，欲者半，不欲者半，其欲者半之中，猶有以爲迂而無當者，此事之所以難爲也。惟同欲者數十人

，斷然爲之而不阻於異論，其始也任其費，任其勞，亦任其怨，其繼也，人各任其費，人各任其勞，而莫爲之怨，卒亦任其德而已。語曰：『蹩者不能行，瞽者不能視，大難至，瞽者負蹩者，有目者視，有足者行，則俱生矣。』此義雖小，可以喻大。

對於智識不充分的人，要辦一樁事情，開頭總有些爲難，現在要辦保聚，贊成的固然有一半，反對的也許有一半，這些贊成的一半之中，還有以爲這是迂闊而沒有實效的，所以真是爲難哩！不過只要有幾十個同志，用一種斷然手段，不要聽人家的阻當，開頭的時候。獨自出錢，獨自出

力，併且願意受人家的埋怨，到了後來，大家肯出錢，大家肯出力，就不會再來埋怨，到完了的時候，還要感激他的好處哩！常說到：『蹺子走不得，瞎子看不見，大難到來，瞎子背蹺子，有目的看着，有足的走着，大家尋生路。』這個小小的譬喻，可以明白很大的道理。

一、一方之守，或疑以爲不足恃。愚謂所憂心不一耳！心不一，則百萬之師，不足恃也；心一則千人之羣，智者出其謀，勇者出其力，厚者出其財，何患之不禦！况過此而萬家爲聚乎！忠武侯曰：『萬人同心，天下無敵！』今以萬家之力，攻取則有不足，以萬家一心，而爲保鄉土之計，豈有不足乎？

一部分的保守，或者要疑惑以爲有些靠不住。我以爲只怕大家不能一心罷了！如其不能一心，就是有了百萬的兵，也是靠不住的；果真能夠一心，在一千個人中間，有智謀的，想些計策，有勇敢的，出些氣力，財力充足的，拿出些錢來，還有什麼不能抵抗！而況把上萬的人家，聚集起來嗎！忠武侯說：『萬人同心，天下無敵！』現在有了萬家的力量，說到要去攻打人家，或者不穀，可是萬衆一心，來保全自己的鄉土，那豈有不穀之理？

一、吾地處處桑麻，無名山巨川之限，或疑無險可守，愚謂此卽所謂險也；前輩常論，行屯田可以限戎馬之足，以溝塗所域，不

能馳騁也；吾地戎馬之患可無虞，所慮者水兵耳，然塘河尙可行舟，小港實難舉楫，若寇兵離塘三里，水陸俱困，何恃而敢前？特患人心不固，則有自潰之勢，一夫一騎，已足驅突。夫然！則潼關天府，長江天塹，豈足恃乎！

我們這裏到處都是桑麻，沒有高山大河來做界限，或者以爲沒有險要可以守得住的，我說這便是此地的好處：古人常說，行屯田可以限戎馬之足，因爲有田溝的障礙，兵馬不容易走的緣故；此地大隊人馬很不容易來，所怕的是水路盜匪，可是塘河裏還可以搖船，進了小港，就很爲難，如其在塘河三里以內，水陸夾攻，那些盜匪還敢進來嗎

？所怕的是人心不能團結，成了一盤散沙，就是來了最少數的盜匪，也可以橫行無忌，照這種樣子，雖然有極險要的地位，如潼關長江一般，也是靠不住哩！

一、富貴之人，自知平日得罪於鄉黨，一旦有事，必將不免，因而謀以其貨財妻子，遁跡於深山大澤之間：不知山有山寇，水有水寇，嘯聚如林，殺人如戲，可畏有甚於土寇者。莊生云：『鄉之所謂知，今乃爲大盜積』。不亦愚乎？然則何不稍出其餘以資保聚，遷善悔過，以回衆心，可以釋怨，可以安身。嗚呼！子孫流離，祖宗邱壟何望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，大夫寓祭器於大夫，士寓祭器於士，斯何心哉！

富貴的人，自己知道平日的所作所爲，是爲鄉里所不容的，到了亂事發生，勢必免不了災難，於是乎想法子，帶了貨財，携了妻子，到深山大澤中間去避亂；那裏知道綠林強盜，和江湖流寇，却是到處都有，成羣結隊，殺人等於兒戲，比較土寇還要利害。莊子說：從前會打算的人，現在竟是替強盜做工，豈非太不合算嗎！可歎呀！做子孫的各自走散，祖宗的墳墓又怎樣呢？古人要離鄉背井的時候，所戀戀不捨的，就是祖宗的墳墓，還有一種祭祀的器具，也不肯輕易拋棄，必須寄託給人家，這是何等傷心呢！

一、同鄉之人，生且長於斯，壯且老於斯，卽不能無彼此之嫌，卽

不能無微小之怨，今日之事，本以同患難，務各捐嫌釋怨，不能者讓賢，不能者讓能。忠武侯曰：『開誠心，布公道，集衆思，廣衆益。』孫江東曰：『誠恐一事不牢，彼此均受其害。』與斯事者，宜各念此。語曰：『同舟而遇風，則吳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。』况非吳越者乎！

同在一鄉的人，從出生以至於長大，從強壯以至於衰老，都在一個地方，自然免不了有些意見，免不了有些怨恨，可是現在講到保聚，原來是一件共患難的事情，從前的意見怨恨，都要把他消滅纔好，如其聰明才力要不過人家，還須退讓幾分纔是。忠武侯說的：開誠布公，集思廣益

。孫江東說的：只怕這一件事做得不結實，彼此都要失敗。辦保聚的人，大家要從這一點着想！古語說：同舟而遇風，吳越如一體。況且在一鄉的人，並不是吳越呢！

保聚附論

## 張楊園先生傳

先生姓張氏，諱履祥，字考夫，浙江桐鄉人也，所居名楊園，故學者稱爲楊園先生。先生生明萬歷中，年十五，補邑諸生，少讀陽明龍溪之書，則慨然有志於學。先是東林甚熾，高顧諸公，各標宗旨講學，名觝排王氏，實出入於良知之說；其後念臺劉公，設教山陰，以慎獨、主靜爲宗，先生聞而往師之。年三十餘，屏居教授，益刻勤於學，夜不就枕者十餘年，旣而悟師說之非，乃力闢王氏，壹心於程、朱。操行粹然，於交友盡規，延掖後進，殫心與力。所著備忘、初學備忘等書，平易篤實，論者謂直接薛、胡之傳。以康熙十三年卒，年六十四。嘗評王氏傳習錄，以爲讀其書，使人長傲文

過，輕自大而卒無得。又曰：「一部傳習錄，吝驕二字，足以蔽之。」。同時平湖陸清獻，以閑聖道自任，斷斷辨王學之非，與先生家比壤，而竟世弗相見；先生沒後，清獻始得見所著備忘書，歎爲篤實正大，足砭俗學之弊云。先生少壯有大志，晚乃避世，畏聲利若浼，所教授皆童蒙，以舉業請質者，輒謝弗納，其韜匿如此。論曰：楊園先生將葬祖，而攢室爲盜所焚，長女適非人，爲所毒殺，其所遭視生人特異，老年妾生二子，迨歿後相繼以夭，而訖無主後，又神道之不可究測也！然宋元以來，率以近代儒者，附食於孔氏之庭，如先生殆毫髮無愧，而後之王者所必取也，然則天所以賦之亦優矣。道光十有八年春三月，仁和後學邵懿辰謹譔。

# 張楊園先生年譜

桐城後學蘇惇元纂訂重編

明萬歷三十九年辛亥冬十月丁卯朔時加辰，先生生。先生姓張氏，

諱履祥，字考夫，別號念芝，浙江嘉興府桐鄉縣人，世居清風鄉

鐘鎮楊園村，故學者稱楊園先生。

按鎮在縣西北十三里，村在鎮西三里西溪橋之南。

先生大

父晦庵公處士，生平存心厚，喜成人之美，每聞親黨中作一善事，輒勸助成之，聞一不善事，咨嗟不已，蹙然勸其勿作；少未習舉子業，然酷好學問，居常手不釋卷；每就老儒質問所疑，於經史傳記，醫卜雜家，無不通曉。父九芝公，諱明俊，邑增廣生；姚大也夏原本作中浙闈副榜，願豫康廣譽據先生先考事略訂，今按通志府縣志俱作邑庠生。性至孝，事親順志無違，嘗

赴省試，聞母疾，輒束裝歸，或勸以親疾未革，終場再行，公不聽，急歸侍養；燕居之處，書二語曰：「行已率由古道，存心常畏天知」；書籍間往往書自儆勵語，邑中咸稱爲端士，遇人吉凶，曲意周卹，不計有無，弟子家貧，不受其贄，嘗出見故家子逋賦被械，因代爲之輸焉。母沈孺人，諱芳之女，旌表節孝。兄履禎，字正叟，邑庠生。

四十三年乙卯，先生年五歲，九芝公授孝經，先生端坐朗誦，能辨音切，公喜之。

四十五年丁巳，先生年七歲，父命名履祥。九芝公語人曰：「吾名是兒，雖取與長兒名相類，亦欲其異日學金山先生也」。

按府縣志

俱作生時父夢金仁山來，故名。從餘姚孫台衡先生受書，時郡邑中蒙師，今用先生先世遺事中語。

多姚江入，而孫先生端方忠實，故九芝公特延致，命先生受業焉。

四十七年己未，先生年九歲，春正月，丁父憂。是年九芝公館沈氏，正月十九日入館，諸生方贊見，公忽痰厥，卒於齋中，年三十七，先生與兄正叟居喪，哀毀如成人。時先生大父晦庵公在堂，母沈孺人年三十二，家故貧窘，晦庵公於鑪鎮開小肆，以資薪水，沈孺人勤儉持家，延師課先生兄弟，紡績供脩膳。晦庵公嘗教之曰：「愚而不學，則益其愚，智而不學，則失其智，汝母荒嬉不讀書。如吾非有所爲，然一刻離書策不得。」沈孺人教之曰：

一孔子、孟子亦是兩家無父之子，只因有志向上，便做到大聖大賢，汝若不肯學好，便流落無底」。自是出則晦庵公，入則沈孺人，自飲食坐立，以及守身、修業、交友之事，罔不教焉。

天啓元年辛酉，先生年十一歲，讀書錢店渡，桐鄉地名受業於陸照仲先

生。陸先生館於錢店渡沈氏，卽先生外家也。陸先生名時雍，桐鄉人，工詩文，尙氣節，著有詩文集，嘗選古詩鏡、唐詩鏡，又注離騷、韓子、淮南子、揚子等書；歿後，先生爲之傳。

二年壬戌，先生年十二歲，陸先生講易，先生晝夜把卷沈吟，題其上曰：「戒之！戒之！甯得魚而忘筌，無買櫝而還珠。」

五年乙丑，先生十五歲，從諸叔明先生受業，交錢字虎輩。姚本作癸亥受業於

諸先生，錢廣伯馥，據見聞錄及素問發明序訂。

諸先生名董威，桐鄉人，事親極孝養，好義

輕財，先生負笈從於甌山

桐鄉地名

錢氏之鶴堂，與錢无寒汾、錢字虎

寅、錢一士本一，同學友善，攷經史，治制舉業，諸先生示「馬援訓兒子書」，且戒曰：「須知古人立身，醇謹爲本，不然詎無畫虎之慮」。

應童子試，補縣學弟子員。

六年丙寅，先生年十六歲，讀書陋巷村

桐鄉地名

之蔣庵。

崇禎元年戊辰，先生十八歲，行冠禮，先生年十五時，前輩或字之曰吉人，至時更字曰考夫。初，士大夫高冠博袖，至崇禎間，服飾怪侈，巾或矮至數寸，袖或廣至覆地，或不及尺，先生獨做深

衣意，袂尺有二寸，冠守舊製，謔者呼先生爲「長方巾」。或謂先生何必以衣冠自異，先生笑曰：「我何嘗異，人自異耳！」又嘗曰：「人徇其所同，余守其所獨，固有見病於時者也」。娶夫人諸氏，夫人乃雲芝公女，叔明先生兒女也。

二年己巳，先生年十九歲，讀書於家，侍大父與母，菽水承歡，與同志友錢字虎一士輩，伏臘相造，登堂拜母，沈孺人爲具雞黍焉。

三年庚午，先生年二十歲，遭大父喪。

姚本繫戊辰歲，顧康豫據元世遺事訂

四年辛未，先生年二十一歲，從傅明叔先生受業，交顏士鳳。傅先生名光曰，號石畬，深於易，是年同里顏士鳳統延至家，先生就

其塾受業，既兩月，傅先生歸謂士鳳曰：「汝與張子二人，相友足矣。」遂不復詣塾。先生自與士鳳交最厚，以兄事之，後嘗曰：「自得士鳳，而始聞過焉。」又曰：「人不可無直諒之友，余二十後得交士鳳，方知流俗卑污，不失足於周鍾張溥之門者，皆其力也。」已而交寄生，其言曰：「君止本質好，學問之道，多未是也。」寄生姓倪，名露，吳興人。夏六月十八日，母沈孺人卒，先生居喪，遵朱子家禮；後遇父母忌日，輒素服齋居外寢，不飲酒食肉，終身如一日云。

五年壬申，先生二十三歲，是年顏士鳳之金華，先生作序送之，略曰：「紹興劉念臺先生倡教和靖書院，斯道未墜，或在於茲，余

欲從遊，有志未逮，士鳳來歸，蓋迂道戡山之陰，先余請見，以益其所得也。」

六年癸酉，先生年二十三歲，館顏士鳳家。先生嘗曰：「今之貧士衆矣，皆將不免飢寒，宜以教學爲先務，蓋亦士之恆業也。凡人只有養德、養身二事；教課則開卷有益，可以養德，通功易事，可以養身；舍此不事，則無恆業，何以養其身，無以養身，不免以口腹之害爲心害，便將敗德；但爲此須本忠恕之道，不可失其本心。」又曰：「教課誦習，不可分爲人爲己，與弟子講解，而已益明；與弟子課數，而已益熟；時切檢點，不敢慢忽，卽是主敬；長其所善，救其過失，與之遷改，總已分內事也。」又曰：

「工浮文，習詭遇，廣交遊，今之所謂良師，古之所謂民賊也，子弟從之，害其心志，敗其百行，其不干天殃者，罕矣。」士鳳高明勇斷，爲先生益友，朝夕相與切劘焉。

七年甲戌，先生年二十四歲，仍館顏氏。時東南文社方興，紛紛各立門戶，士鳳與先生嚴約，毋濫赴，惟與同里邱瞻伯衡，錢字虎寅，錢一士本一，嘉興屠閻伯爨，王言遠庭，李山顏明螯，海鹽吳仲木蕃昌，海昌朱近修一是輦，以文行相砥而已。方周鍾之寓桐鄉也，開門受徒，遠近至其門者，肩摩踵接，邑中不識鍾者，惟先生與士鳳二人，人皆笑之。士鳳曰：「鍾爲人浮僞，誤天下蒼生者，必此人也，不宜爲所惑。」後鍾行事，適驗其言。

八年乙亥，先生年二十五歲，館甌山錢飛雪家。飛雪名濤，一士之父也；爲人好義，與九芝公及諸雲芝公善；素敬愛先生，嘗歎曰：「方今賢者，考夫而外，吾未見其匹」。因延至其家，令幼子本甯本懋本卓受業。先生教課之餘，自學甚力，嘗得姚四夏璉曰：「某爲學不就枕席者十餘年，壯歲館甌山錢氏，徒甚衆，每夜每更三四番輪待，而某則未嘗寢，將曉或倦，則隱几片時，或作文一首，率以爲常，故某精力早衰，此可爲鑑，而不可學，蓋道理當早作早息，無有如此矻矻而不休者也。」始讀小學近思錄，先生嘗曰：「余年二十餘，小學嘗未見，崇禎八年頒此書於學宮，坊間刊行，始得讀之；復幸天啓其衷，求近思錄讀之，然後

稍知爲學之門」。又曰「余年二十三、四，『釋氏之書，』已絕不入目，然於陽明龍溪之書，則深信之，以爲聖賢之域，可指日而造，後讀近思錄及程朱之書；漸覺王氏之言，矜驕無實而舍之。

九年丙子先生年二十六歲，館甌山。

十年丁丑，先生年二十七歲，館甌山。

十一年戊寅先生年二十八歲，館甌山。一日夢見顏子，晨起謂門人曰：「豈吾年止三十二耶，因思親柩未葬，急擇葬地，鬻田產之半而購焉。」

十二年己卯，先生二十九歲，館甌山。兄正叟補縣學生。先生曰

：「家兄得錄，不負先母之教，但恨先母不及見」。揮涕久之。  
邑中公舉沈孺人節孝，旌表戶閭，縣令盧君國柱，贈額曰「鄒國遺風」，沈孺人昔嘗以孔孟事聶先生兄弟，茲亦紀其實也。

秋應浙江鄉試。始錄願學記。其序曰：「自張子爲筭記之語，先正多因之，某魯鈍過人，閔凶自幼，一言偶得，皆聖賢師友之賜也，其敢忘諸，因筆所聞，爲願學記，按記中有祖述孔孟，憲章程朱二語，乃先生爲學要旨也。始與門人講「呂氏鄉約」。

十三年庚辰，先生年三十歲，館菱湖

歸安地名

丁友聲家。友聲家素裕，

時歲大飢，供膳過豐，先生對案不食，命減饌，勸友聲賑卹餓殍。訓門人曰：「大荒之後，必有大亂，宜讀經濟書，宴安於膏梁

，大不可也。」作「喪祭雜說」，其序曰：「冠、昏、喪祭，禮之大者，今里俗昏禮，猶存古意，冠禮、廢矣，然未有違禮傷教如喪祭之甚者也。習俗錮人，賢者不免，特爲拈出數條，使知其非，知非必將求是，庶其亟復之。至此說多言俗敝，罕述禮文，蓋其義已備於家禮會典諸書矣。」

十四年辛巳，先生年三十一歲，館菱湖。歲大禘，族子有自鬻者，先生百計措金贖之，而勉其力耕。

十五年壬午先生年三十二歲，館苕溪歸安地名吳子琦家。讀濂溪集，

求所謂「主靜」之說。秋如杭州應鄉試，遇漳浦黃石齋先生。先生同友人見黃先生於靈隱寺，黃先生曰：「學者之患，莫甚於

好名，我今日正爲名所誤，君子之道，淡而不厭，淡者道之味也，古人富貴、貧賤、患難、處之惟一，只是淡，淡則處富貴貧賤患難，如無富貴貧賤患難也」。盜焚先生莊，延及晦庵公攢室。先是先生卜兆葬祖，而村民阻之，弗克葬，遂停柩於莊，茲盜火其莊，延及攢室，先生聞變，奔詣慟不欲生，副以樽，七日夜露處其側，號泣不食。李石友偕親朋力勸之，謂「死而齎恨，不如生而討賊」，乃強進飭粥，衣墨衰，匍匐訴於官，自是冬臥草苫，夏臥竹廩，歲餘，賊不可得，其後捕獲劫過客盜，具伏曾劫先生莊，郡丞傳先生爲事主訊鞫，得情，賊九人定讞論死，門人因邀先生執友顏士鳳錢一士輩勸曰：「先生孝感，賊讎云復，請

御酒肉，釋茗廩」。先生猶不肯從，甲申歲，渡江師劉念臺先生，從者猶擔竹廩，劉先生知而勸慰釋之，而先生終身抱痛，四時和衣用粗麻，卒時遺命卽以斂焉。

十六年癸未，先生年三十三歲，復館甌山錢氏。令門人讀「小學」  
「近思錄」顏氏家訓，又令各書「白鹿洞規」揭於座右。門人姚夏，錢氏之甥也，幼孤，先生每愛憐而教之，至是夏，依外氏，始執贄受業，夏具束脩，先生不受。曰：「我喪父如子之年，從諸先生讀書此堂，辱子外王母憐我幼孤，爲之澣櫛，視飲食寢興如己孫，此德未報，我今於子，亦少以報子外王母也。」  
秋八月，顏士鳳訃至，先生輟講慟哭，徒步至其家，經紀其喪，

收其詩文手錄藏之，至乙酉，顏氏家難作，手錄一冊，授姚夏，曰：「士鳳著述，遼海鶴音，惟此而已，僕向以一冊藏之屋梁，以一冊自隨，荒亂存亡不可知，今以一冊授子，他日歸其子鼎受可也。」交祝開美。開美名淵，海昌人，劉念臺先生直諫得罪，開美以舉人會試在京，抗疏論救，時開美尙未受業劉先生之門，其後詔革開美舉人，鎮撫司逮問，是冬開美被逮赴京，先生偕錢字虎一士，送至吳門。初先生兄事顏士鳳，至是在吳門有復得一兄之語。明年春，遂因開美，請事劉先生焉。冬，葬九芝公。輯「經正錄」，取朱子「訓學齋規」即童蒙須知「白鹿洞規」，司馬溫公「居家雜儀」，朱子增損「呂氏鄉約」四種，以爲此錄。

。其例曰：「齋規爲小學之事，蒙養以正作聖之基，故居於首；洞規大學之事，由小學而及大學，不躐等也；師舍是無以教，弟子舍是無以學，二者所以修身也。雜儀齊家之事，君子修其身，則言有物，行有恆，故次之；鄉約御邦家之事，修身齊家，而後可以化民成俗，治平之業，則舉而措之耳，故以終焉」。序曰：天之恆道，民實秉之，存亡顯晦，而治亂以分，由古準今，百世無改也。故綱常者，經世之本，父子君臣之道得，而國治，猶恆星不愆，而五氣順布，四時序行也。邪慝生於心，則禍亂中於世，殆非朝夕之故矣。極陰生陽，無往不復，有開必先，非學術不爲功。竊取反經之義，輯舊聞，舉其要，訂是編，以資下學之助

，或正其本云爾。答吳子琦語，是時復社聲名，達於窮鄉，爭趨張溥周鍾之門，吳子琦請於先生，欲遊名公之門以延譽，先生止之，子琦意甚堅，先生曰：「如必不可已，往拜楊維斗先生可也。」

十七年甲申爲

大清順治元年，先生年三十四歲，館甌山。二月，如山陰受學於劉念臺先生之門。先生偕錢如虎至叢山，謁劉先生。問曰：「二子有親乎？」對曰：「祥與寅俱幼喪父，今母亡又數歲矣。」劉先生色動，似重有哀者。徐曰：「修身所以事親也。」又問曰：「亦嘗靜坐乎？」對曰：「無事時便靜坐。」又問「古

人主一之指，曾理會否？」對曰：「誠則一」。問「何以得誠」？對曰：「以敬。」曰：「從誠敬做工夫，便不謬」。又曰：「學者最患是計功謀利之心，功利二字，最害道。」又曰：「事無求可，功無求成，惟義所在而已。」先生擇願學記中語，質於劉先生，劉先生批之，冬復以續得之語，寄呈劉先生，亦批答之，後名之曰「甲申春冬問目」，歸來自謂有得。以劉先生「入譜」，「證人社約」等書示門人，其後於劉先生遺書中，採其純正者，編爲「劉子粹言。」夏四月，始記「言行見聞錄。」其序曰：「言行何爲而有錄也？師之也。師之奈何？某不敏，不能博聞多識，家貧不勝舟車，以請事當世賢人君子也，因述有知以來

，所見聞於師友，於鄉黨，於道路，其深信弗疑，學而未逮者，書之於策，佩服不忘。記曰：「天不愛道，地不愛寶」。苟擇而取之，莫非師也。恭愍陳公常手錄格言，以爲力行之助，愚竊誌焉，先覺君子，其有以嘉錫我矣」。五月聞京師三月十九日李自成之亂，縞素不食，去館携書籠步歸楊園。

二年乙酉，先生年三十五歲，夏攜家避亂吳興水鄉。閏六月，哭念臺先生，先是

大兵南下，五月克南京，六月克杭州，念臺先生聞之，絕食，二十三日而卒。

三年丙戌，先生年三十六歲，館鑪鎮族兄彬家。先生謂門人曰：「

須讀有用之書，毋專習制義；當務經濟之學，於唐學陸宣公，於宋學李忠定公」。因令讀兩公奏議，而於忠定集加評點焉。又曰：「人有不可知者三生也，疾病也，聚散也。今幸不死，無疾，得與諸子聚處，願毋虛此歲月也。」因和程吳隱先生「惜日短詩」，執友門人俱和，先生序之。程名本立，字原道，桐鄉人，明初從朱彥修聞許白雲之學，官僉都御史，靖難時殉節。交邱季心。季心名雲，同邑人，勇於爲善，安貧好學，清剛直樸之氣，實過乎人，先生甚敬之。嘗曰：「余三十六七交邱季心，季心規余曰：『誠意在先致知，兄道理只從書冊上求，人情事物，如何不察？』余謹志之。」是年有「讀易筆記。」

四年丁亥，先生年三十七歲，復館顏氏。士鳳之父楚先，名世傑，延先生課其孫鼎受輩。秋七月，錢字虎卒，遺孤曦昶俱幼，先生親視含斂，經紀其家。哭曰：「連喪好友，吾道之窮也。」交凌淪安。淪安名克貞，初名階，字空膺，烏程人，先生與姚夏書曰：「字虎既歿，復得空膺，不幸中之幸也。」輯「農書」。是書出於漣川沈氏，言歸安桐鄉耕桑之法，先生課耕，手是編與家人共講明之，先生嘗有言曰：「人須有恆業，無恆業之人；始於喪其本心，終於喪其身；然擇術不可不慎，除耕讀二事，無一可爲者。許魯齋有言：『學者以治生爲急』。愚謂治生以稼穡爲先，舍稼穡無可爲治生者；能稼穡則可無求於人，無求於人，

則能立廉恥；知稼穡之艱難，則不妄求於人，不妄求於人，則能興禮讓；廉恥立，禮讓興，而人心可正，世道可隆矣。」又曰：「無財非貧，忘稼穡爲貧；無官非賤，廢詩書爲賤。治生無他道，只「務本節用」一語盡之，若此豈不心逸日休，既以學者自命，而孳孳以治生爲急，此又不受命而貨殖之最粗極陋者也，心勞日拙，能無愧恥乎。」又曰：「近世以耕爲恥，只緣制科文藝取士，故競趨浮末，遂至恥非所恥耳；若漢世孝悌力田爲科，人卽以爲榮矣。夫耕則無游惰之患，無飢寒之憂，無外慕失足之虞，無驕侈之習，思無越畔，土物愛，厥心臧，保世承家之本也；但因廢學，一任蚩頑，則不可耳。」又與人書云：「冀缺梁鴻未

嘗不傭不耕，以其非傭耕之人而傭耕，故當世敬之，異世慕之也；若荷鋤負來，不識禮義者，比戶皆是矣。教子弟終以詩書爲至，前哲如吳康齋講濂洛之學，率弟子以躬耕，劉忠宣諱大夏教子讀書兼力農，此風可爲師法也；若一意重農，恐遂至於廢讀，帶經之事日疏，俚鄙之情日長，一傳再傳，將憂禮義之弗克世其家矣。區區之望，實欲如古之孝悌力田躬耕養志，不求聞達之英賢耳。先生歲耕田十餘畝，地數畝，種穫兩時，在館必歸，躬親督課，草屨箬笠，提筐佐饁；其修桑枝，則老農不逮也；種蔬蒔藥，畜鷄鵝羊豕，無不備。先生自奉甚儉，終身布衣蔬食，非祭祀不割牲，非客至，不設肉，然蔬食爲多，惟農工以酒肉餉；雖佳

辰令節，未嘗觴酒豆肉以自奉，密友至則村醪野蔌，情意殷肫，雖門人皆對之如嚴賓；丙夜長談，議論津津，懽娛灑落，聽者忘倦。時里俗習奢，盤餐侈費，肴器簡樸者，惟先生一家而已。

五年戊子，先生年三十八歲，館顏氏。時鼎受習制義，鼎孚方誦經，鼎爵初就塾，先生批文授經，復口授小學；論語，先生與士鳳非尋常交，其老親幼孤，多賴先生護持，心力俱瘁，幾至成疾云。避亂邑城。時里中盜作，僦居本邑城中。經紀孫台衡先生喪。孫先生年老，居先生家，疾作，時盜發，道梗不得渡江，卒於先生家，先生爲之殮斂，其家貧甚，招其子至，竭力助之，扶柩歸。先生產素薄，荒亂之餘，家益窘，而於師友之間，百計助護。

焉。

六年己丑，先生三十九歲，館顏氏。時年不順成，與門人言：嘉郡水利不講，時被旱潦，其要在濬吳淞江；屬寓書與搢紳中之素好者，屬其條陳當事，其後嘉善柯聳建議濬之，本先生說也。一意爲程朱之學，先生嘗曰：「己丑、庚寅之間，友人有謂余忠信者，某搢紳惡我者也，應之曰：『不明乎善，不誠乎身，忠信安得而稱之？』季心愛我者也，規余曰：『欲誠其意，先致其知，當努力於格致工夫』。余思之深中余病，竝佩服之，蓋前時實從姚江入門，後雖知程朱之書爲正，畢竟於司馬溫公劉元城集著力重，自是則一意讀程朱書矣。」

七年庚寅，先生年四十，歲館顏氏。納側室朱氏。先是諸夫人有二男，俱殤，勸納妾，而先生以未至四十不許，至是始納焉。

十月，門人欲稱觴祝先生四十壽，先生與姚夏書曰：「以爲杜舉乎，則責之太薄，以爲介眉乎，則未聞壯者而居老者之位也。」辭意激切，門人懼而止。

八年辛卯，先生年四十一歲，僦居鑪鎮教授。因兄子嗣九失教，僦居錢氏課之，并授徒焉。作「初學備忘」，以訓兄子及里中來學者。踰三年，兄子死，去家館甌山，念之感愴不能已，因詮次增補爲二卷，以授門人。

九年壬辰，先生年四十二歲，居鑪鎮教授。冬如山陰，祭念臺先

生肖像以歸。

姚本繫辛卯年，陳頴躬梓據見聞錄改。

十年癸巳，先生年四十三歲，居鑪鎮教授。

姚本作館澱湖，吳仲木家顧豫康曰：「是年答吳仲木與吳

仲書，並云寓居澱里，而辭哀仲來歲之訂，是癸巳甲午，俱里居教授，未嘗赴澱湖也」。茲從顧更訂本。作日省錄訓門人。嫁

長女於尤氏。秋聞吳哀仲規語。哀仲，名謙牧，海鹽人，先生

舊與之交，茲石門朱韞斯天麒以初學備忘示哀仲，哀仲曰：「山

陰不脫姚江習氣，吾是以不敬山陰，看來考夫不脫山陰習氣」。

韞斯述以告先生，先生曰：「吾於先生之學，未能得其萬一，况

敢言脫乎；然未嘗不服哀仲之智言，少年見理，端的吾僅見此人

」。後又曰：「時哀仲年二十三，所見已如此，惜乎短命，不得

竟其志也，予自追念，若非癸巳大病復起，亦不能稍有進步」。

遇疾幾不起，休甯程長年贍生療之愈。長年少任俠，散萬金不顧，既而棄諸生，隱於桐鄉，以醫給衣食，於書無不讀，讀必出特異之見，著有「素問發明」，先生爲之序。冬舉「葬親社約

」於清風里。先生友人德清唐灝儒達作此約，先生增廣之。社分八宗，每宗八人，立宗首宗副，凡所宗內有葬親者，本宗首副傳之各宗首副，彙八宗弔儀，人三星致葬家，八宗宗人之子俱會聚，即登於社，約曰：「某年月日，某人某親已葬」。使未葬者惕然，以七年爲期，過期者不弔。後增一條，八年葬者，衆亦酬其半，以存厚也。嘉郡惑於風水之說，又有阻葬澆風，多停柩數十年，先生懲已之痛，而廣不匱之孝思，每聞朋友未葬其親者，輒

憂形於色，若以謀葬告，必獎勵代籌，使必成其事，社約之舉，七年內葬數十家。又輯昔賢論葬諸說，爲「喪葬雜錄」，并作「答客記」，言以惑於風水陰陽拘忌而怠緩其事者，於是仁人孝子，聞風激勸者，不可枚舉，薄俗爲之一變焉。時先生親已葬，墓叔祖之無後者。

十一年甲午，先生年四十四歲，居鱸鎮教授。

姚本作館澈湖吳哀仲家，顧豫康曰「按內申與吳哀

仲書云，以仁兄數年來懇懇之誠，祇得今歲赴命，則是年不館哀仲家明矣」。茲從顧更訂本又按初學備忘種亦可見。夏，兄子嗣九，甫

婚而夭，先生痛哭數日。與吳仲木書云：「先人積德累行，不問幽明，豈宜無後，而家兄一子初婚而夭，弟今年又生一女，齒髮如此，後嗣茫然，能不戚戚哉」。冬十月，會葬祝開美。先是

杭州失守，劉念臺先生殉國時，開美方葬母還家，設祭畢，投纒死。與湖州友人沈尹同伊書，論學，其略曰：「大學、中庸二書，所以開示後學，至詳且切矣。大學之要，在於致知、誠意，中庸之要，在於明善、誠身，而其求端用力之處，一則曰格物，一則曰擇善而固執之，要之非有二也：擇善卽格物之謂，知至則明乎善矣，誠意則誠乎身矣，知至意誠，而德明矣，明善誠身，而性盡矣，始於擇善，終於止至善，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，與夫位天地育萬物者，舉不越乎此矣。然則吾人日用功夫，止有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謹，內省不疚，無惡於志而已，此誠意之事也；其致知格物之事，則博學審問，慎思明辨者是也。自後儒分尊德

性，道問學爲二事，而格致之說，紛若聚訟，以愚測之，亦於朱子之言，未之詳攷耳！其語格物者曰：『或攷之事爲之著，或察之念慮之微，或求之文字之中，或索之講論之際』。噫！盡之矣！今之論者，舉其一而遺其一，以相非詆，相附和，率以己意之所向者，主之奴之，而不能虛心平志，以求夫理之至當，宜其輾轉沿習，而學術遂爲天下裂也！夫所以致知而明善者，將以誰爲乎！誠爲人也，則汲汲乎暴揚標異，以冀天下後世之見而聞之也！誠爲己也，則反求諸其身，遯世不見知焉，可也！此大學於誠意一篇，分別君子小人而言之，而中庸於次章素位章末章，對舉君子小人而言之也！蓋爲己則必闇然，必慎其獨，必居易俟命，

君子之所以中庸也！爲人則必的然，必揜其不善，而著其善，必行險徼幸，小人之所以反中庸也！外此則行不著習不察之人而已矣！然而夫婦之愚，本其好惡之良，多有不違於道之事，若小人之無忌憚，則必至於無所不至，雖有高節善行，斯亦巧言令色，穿窬之盜之類而已！使其著書立說之侈，斯亦率獸食人，人將相食之類而已！吾人今日讀書，被儒者之服，其於夫婦之愚，夫婦之不肖，既已有閒，若夫本於的然而極於無忌憚，則凡賢智之過，皆將不免於此，而所當切己自省，以時用其戒慎恐懼者也！然則舍下學爲己，更無學問之可言者也！更無功夫之可事者矣！至於上達天德，則徐以俟之而矣，非可意計懸度也，先難後獲焉可

也！董子曰『正其誼，不謀其利；明其道，不計其功』。學者始初一念，若從功利起見，則已入於小人門徑矣。

十二年乙未，先生年四十五歲，館甌山錢一士家。定門人日課格：每日記讀某書，見某人，行某事，抄某書，各記二頁，隨時檢點。重午節歸家，貧不能設飲，先生怡然曰：「讀朱子集半本，可當午醉，人服其安貧樂道」。冬十一月舉「葬親歲會」於甌山錢本甯家。原約同會始終兩會，先生恐日月寢久，相見太疏，不免怠忘之患，因補例每歲特增一會；其已葬者，於會期申再拜稽顙之禮，以致謝，既省登拜之煩，亦使未葬者有所觀感。癸巳歲舉於清風里，至是再舉。集葬社中人，及四方觀禮之士，延有學

行者爲賓，先生爲主，懸孟子像於堂中，行士相見禮，講「呂氏鄉約」等書，讀「禁作佛事律」并邑令胡舜允「禁火葬示」，賓爲烏程凌淦、安克貞、德清、唐瀨、儒達、沈上、襄中、階海、昌陳、乾初、確嘉、興徐，敬可善諸人，乾初有葬論入社約。

十三年丙申，先生年四十六歲，館澈浦。

海鹽地名

吳衷仲家。

姚本作館徐氏，茲從顧豫康

訂本，又按見聞錄有乙未冬，應澈浦來年之請，次年中夏，盜作，不復往之語，亦可爲證。

作「澈湖塾約」，其略曰：

「爲學須立大規模，萬物皆備於我，天地間事，孰非分內事，不學安得理明而義精。功夫須是綿密，日積月累，久自有益。毋急躁，毋間斷，尤忌等待，眼前一刻，卽百年中一刻。修德行道，盡其在我，窮通得喪，俟其自天。險難在前，靡有不知，動心忍

性者幾人？在於少年，益宜憂患，存心無忘修省之實。近代學者，廢棄實事，崇長虛浮，人倫庶物，未嘗經心，是以高者空言無用，卑者淪胥以亡，今宜痛懲，專務本實，一遵大學條目，以爲法程。」春吳仲木卒，先生經理喪葬，爲文弔之，且誌其墓。

姚本繫辛丑年，今按見聞錄有丙申春仲木死，秋恭藻死之語，故改繫是年。

夏四月，俞恭藻請執弟子禮，不

許。恭藻名周煒，秀水人，善文辭，有美志，因許元龍申謁先生於澱湖，作皎皎明月篇爲贄、請納拜，先生固辭，又因吳衷仲復請，先生終不許，留一宿別去。

十四年丁酉，先生年四十七歲，居鑑鎮。

姚本作館徐氏，見聞錄戊戌之歲，徐忠可招余課其子，因是館郡

中，錢廣伯據此丁。

夏五月長子維恭生，

後字默斯

側室朱氏出也。

十五年戊戌，先生年四十八歲，春正月，返居楊園故廬，姚本繫己亥年戊戌歲，

與姚大也書云：「今年正月返楊園故廬，與家元同居，而身餬口於禾中，」錢廣伯據此訂。

館郡中徐忠可家。忠可名彬

，嘉興人，託秀水施易修博致書延先生課其子。先生與之約曰：

「某向以三事自持，能悉如願乎？」忠可請目。曰：「不拜客；

不與筵席；不赴朔望之會。今以餬口之故，不得已教子弟一二人

，若其外更增一事，非廢人所堪，不敢聞命」。忠可唯唯，因是

館郡中一載。時易修集遠近人士，爲朔望講會，故先生有不赴會

之語。與何商隱定交。商隱名汝霖，初名青，字雲士，海鹽人

，隱居澉浦紫雲村，人稱爲紫雲先生，本姓何氏，其遠祖撫於錢

氏，因蒙其姓，至商隱始復本姓焉，與先生志同道合，相交十七

年。秋，補農書。徐敬可將卜居於鄉，請先生補「沈氏農書」之未備者。先生以土壤不同，事力各異，沈氏所著，歸安桐鄉之法，施之嘉興，秀水，或未盡合，然其梗概，可得而舉，因以身所經歷，與老農所講論者筆之。

十六年己亥先生年四十九歲，家居。作近鑑。先生長女嫁於介錫。介錫父治農桑，家治勤儉，鄉里稱其謹愿。介錫幼能文，從先生遊，遵循規矩，先生愛之，以女妻焉。後其兄師錫舉進士，耽酒色，介錫背師教而效之，先生誡之曰：「汝兄起農家，遽改度至此，而忘祖父成家之艱難，此不祥也。汝不見某著姓科名接踵，其謹慎何如，汝輩獨不思效之乎？」屢誨不悛，竟買娼爲妾

，益猖狂恣肆，先生女素嫺閨訓，引詩書以諷諫，而正言逆耳，視如寇讎，遂與妾謀鳩殺之。先生自懲擇婿之失，有痛於心，因記見聞所及，存爲殷鑑。其序曰：「人無於水監，當於人監。竊觀人世興亡隆替之故，無古今大小，未有不一轍者也。士庶人同與朝廷邦國然，身家之慮，宜各有之。夫艱難以立基，劬勞以鞠育所生之懷，靡不日冀有成，保世滋永，爾乃昏泯無知，卽於淪喪，俾前業一朝以盡，甚至殞驅殄祀，可不哀哉！因舉少壯迄今睹聞所逮，足爲鑑戒者，筆示後生，應知禍敗匪作自天，災殃蓋必由人，庶其有所畏慎，莫敢悖志也矣。」

十七年庚子，先生年五十歲，館半瀛

海鹽地名

錢厚庵家。厚庵名福徵，

本姓何氏，與其從子汝霖，慕先生德業，延教其子，爲十年之約，先生允其半，作遺安堂日課示門人，每日讀書背書，解書寫字，記小學，分別時刻，定爲程格，并示以習靜坐，習九容，及定省應對進退之儀，過犯有罰。吳衷仲卒，先生爲文弔之，且銘其墓。始記備忘。序曰：「惺堂史先生有云：『金陵再造之地，』蓋先生官金陵，得賢士大夫講學，自是厥德益新，故爲此言也。余顛蹶之餘，已無復有生之志矣，何子商隱以其叔父之命，延余館遺安堂，課其稚子，始至，爲辭以弔故友衷仲，而云行蠲濯於海濱，私心所期，將欲力圖自新，等之復生云爾，何圖命之不淑，竟拂初懷，簡冊旣疏，論言亦寡，雖良友日親，歲月掩久，

撫躬念省，悲恨如何？又念人生苦短，生死誼隆，堪此虛擲，外負知己，內負寸心。因出前後所書儆戒遺忘者錄正，商隱存爲沒齒之後，永鑒厥愆焉」。按是錄始庚子，終甲寅，乃先生老年所著，篤實正大，純粹以精，先生著述之最精要者，論者比之讀書續錄，竊恐有過之無不及也。錄內有云：「志存西銘，行準中庸，亦先生論學要旨也。」答何商隱書，論學，其略曰：「承喻頭腦之說，按論語一書，謹言慎行爲多，不亟亟於頭腦也。顏子述善誘之功，則曰『博文約禮』而已；請爲仁之目，則曰『非禮勿視、聽、言、動』而已，此卽所謂約禮之實也；曾子一貫之旨，則曰忠恕而已；子思受曾子之學者也，中庸所述，與論語曾子

之言，如合符節，故曰『忠恕違道不遠；孟子傳子思之學者也，其言曰『居仁由義』，曰『求放心』，其曰『持其志，無暴其氣』，卽求放心之謂也，求放心則中庸戒愼恐懼之謂；而論語曰『省其身』，臨淵履冰之指也；仁義二字，論語未嘗並舉，易傳則曰『立人之道，曰仁與義』，中庸則曰『仁者人也，義者宜也』，則亦夫子之言也；至云『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，強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』，則與曾子子思，先後一轍矣，三代而下，濂溪則曰『主靜立人極』；關中則曰『知禮成性』；程門則曰『敬義夾持』，曰『存心致知』，曰『理一分殊』；朱子則曰『居敬窮理』。要而論之，豈有異指哉，居敬所以存心也，窮理所以致知也，

惟居敬故能直其內，惟窮理故能方其外，惟內之直，故能立天下之大本，惟外之方，故能行天下之達道。然居敬窮理，又非截然有兩種功夫也！博學審問，慎思明辨，是爲窮理，其不敢苟且從事，勤始怠終，及參以二三，卽爲居敬。故又曰『學者用功當在分殊上』，其曰『知禮成性』，卽約禮之謂，親親之殺，尊賢之等，皆天理也，故曰『禮所生也，三百三千，皆所從出也，所謂分殊也』；其曰「主靜立極者」，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已也，仁義而不軌於中正，則仁或流於兼愛，義或流於爲我，而人極不立矣；禮以敬爲本，敬則自無非僻之干，人欲退而天理還矣，欲退理還，則終日言，言所當言，終日行，行所無事，而靜矣，故又曰

「無欲故靜」；然則濂溪橫渠雖不言主敬，而敬在其中矣；由是而上，質之鄒魯，豈不同條而共貫哉。吾人學問，舍居仁由義，更無所謂學問，吾人工夫，舍居敬窮理，更無所謂工夫。凡先儒之言，若志伊尹之所志，學顏子之所學，若爲天地立心，爲生民立命，若以興起斯文爲己任，種種道術，舉不外是矣。仁兄生平所致力於六行之修者，豈非仁義之事，所以立人之道者，豈有他哉，更欲頭腦之求，古人騎驢覓驢之喻，是之謂矣！特患居敬之不熟，則有或得或失之憂，窮理之未精，則有或然或不然之慮；要亦無他道也，有不熟則勉進於熟而已，有未精則勉求其精而已，平日工夫，惟在涵養其本原，以爲制事酬物之主爾矣，朋友講

習養也，獨居思索亦養也，讀書考究養也，飲食動作亦養也，念茲在茲，釋茲在茲，如伏雌之抱卵，其退不舍，其進不銳，如日月之貞恆，修其疆畔，時其籽耘，如農夫之力穡，而後可致其精也，而後可幾於熟也；必若先儒云『滿腔子皆惻隱之心』，盎然若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天地之間，必若先儒云『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』，截然如萬物之各正性命，子思所云『擇善固執』，孟子所云『深造自得』，其或以此也。與夫學問者，將以盡性命之理也，苟不本於天之所賦，物之所受，非學問之正也，安可使之有兩截乎？事物者，身心之準則也，苟事至物來而處之不當其分，正身心之病也，安可視爲兩途乎？事物之不能不日至者，勢也，迎

之非也，拒之亦非也，以其皆不免於自私而用智也，非順應之道也。無事則讀書，讀書者所以維持此心，而不使其或怠也，非以務博也；默坐則思索，思索者所以檢點其身而不使其有闕也，非以耽寂也；事至則泛應，泛應者，所以推行天理於事事物物，而不使其有過有不及也，非以外馳也；無衆寡，無小大，無敢慢，則一矣；無有事無事，無有人無人，無敢慢則一矣；一則窮通一矣，壽夭亦一矣，死生亦一矣。交呂康侯屠子高。康侯名璜，秀水人；子高名安道，嘉興人。

十八年辛丑，先生年五十一歲，館半瀝。與曹射侯論水利。射侯名序，石門人。夏經三月不雨，三吳苦旱，高鄉禾盡槁，先生甚

憫惻，與射侯書，論開濬桐鄉石門海昌嘉興海鹽等處水利，章程周詳盡善。

康熙元年壬寅，先生年五十二歲，館半邏。

次子與敬生，

炳按先生遺稿雲村

藏本，與何商隱一書云：「十九丑刻已產一男。」又答姚大也一書云：「春之暮，復與一子」。題下皆注乙己，又銜恤鳴自穿之：「癸巳冬病，明年春得起，後三年而長子生，又越八年而次子生」。是次子生於乙巳無疑，年譜各本均屬壬寅，當是姚氏據銜恤鳴序，誤以又越八年爲自癸巳明年甲午後計之而綴之壬寅，陳古民本承之，蘇氏未正其誤耳。亦側室出也。生時先生甚喜，或譽之曰：「先生是大

中公，宜乎生兩程子」。先生笑曰：「吾若得見其長成，必教其向善路上走」。惜乎未成童而先生歿矣。交沈石長。石長名磊，湖州人。寫寒風伴立圖。自題曰：「行己欲清，恆入於濁！謀道欲勇，恆病於怯！噫！君之初志，豈不亦曰：古之人！古之

人！老斯至矣！其彷彿乎何代之民！

二年癸卯，先生年五十三歲，館半邏。嫁次女於陸孝垂之子幼堅

，歸數年而寡，先生養其孤。作遺安堂訓語。

三年甲辰，先生年五十四歲，館半邏。夏答孫爾大書論學，其略

曰：「有志學問者，檢點克治功夫，全恃自己不輕放過，謹以爲

學大指奉覽：一曰辨心術，邪正義，利之類一曰明義理，講習討論之類一曰治性情

，剛柔過不及之類一曰敬以直內事；一曰正容體，九容一曰謹言語，一曰慎

事爲，已上義以方外事，學者辨心術，是始初第一事，然功夫緊

要，全在明義理，治性情，存養以是，省察克治亦以是，二者得

則大本已立，大本立則動作、威儀、應事、接物，略加提撕檢點

可已。敬義夾持則見善必遷，有過必改，無有師保，如臨父母，純熟後則不習無不利也」。冬手書示維恭，其略曰：「前年秋攜汝棄家從呂康侯先生受業，先生剛直好義，勢利不動心，吾所深敬，不意遠遊久而不返，復請於屠子高先生，何商隱先生，邱孝心先生，凌淦安先生，皆深造自得，敦善不怠君子人也，吾所深契，平生切磋，受益爲多，幸俱見許汝得納拜終身，奉爲宗主，便有向上一路。吾所守者，「耕田讀書，承先啓後」八字。稼穡艱難，自幼固當知之，但筋力尙待長大；若誦讀講求，童而肄之，至老不可舍。吾請於先生預爲十年之序，始受小學；次大學、論語、孟子、中庸、次詩、書、禮記、周易、春秋，次近思錄

，范氏唐鑑，大學衍義以及性理，通鑑綱目等書，汝能一一聽受先生之教，熟讀精思，則自此以往，好書甚多，然大本已盡於此。自古聖賢修身及家，平治天下，更無別種道理，成就大小，存乎志力而已」。又曰「小學是讀書爲人基本；四書聖學之淵源，義理之統宗；六經義理，互相發明，不治經則書義不能通達，異說足以奪之；近思治經之階梯；唐鑑讀史之門戶；大學衍義經史之條貫；性理、通鑑綱目則經史之匙鑰著龜也；學者當務之急，具此數書，其他經籍，文字可以類推」。

四年乙巳先生年五十五歲，館半瀛。故人王言遠任江西藩司，歸里，造楊園訪先生，貽杯一緞一，先生不受，固請，力留之，付

門人，藏爲他日葬錢字虎之資。秋七月作訓子語，示維恭，又名銜恤鳴。分十二綱：曰祖宗傳貽積善二字；曰子孫固守，農士家風；曰立身四要，愛敬勤儉；曰居家四要，親親，尊賢，敦本，尙實；曰正倫理；曰篤恩誼；曰遠邪慝；曰重世業；曰承式微之運，當如祈寒之木，堅凝葆固，以候春陽之回，處榮盛之後，當如旣華之樹，益加栽培，無令本實先撥；曰平世以謹禮義，畏法度爲難，亂世以保子姓，敦里俗爲難，若恭敬擢節退讓，則無治亂一也；曰恂恂篤行，是賢子孫，佻薄儉巧，悔慢虛夸，是不肖子孫；曰要以守身爲本，繼述爲大」。

五年丙午先生年五十六歲，館半邏。夏六月答張佩蔥問喪禮。佩

蕙名嘉玲，吳江人。先生過烏成

即烏青二鎮桐鄉  
烏程吳江接壤處。

聞其居喪中禮，

甚敬之。未幾佩蕙介凌淪安執贄以見先生，至是佩蕙以喪禮十五條質問，先生一一答之。先生嘗稱其穎敏誠篤，精勤嚴密，同學之軼倫絕羣者。又嘗作序贈之，有曰：「質敏而志剛，行修而氣下，肫肫乎有德君子也」。與錢一士書曰：「近得畏友張佩蕙，庶慰日暮道遠之懷，以其能策勵頹惰耳，吾人德業不及後生，大爲可恥」。錢一士聞先生論學，欣然求理學書讀之，先生寓書曰：「一士學道之志，及茲方發，不已晚乎，然以衛武觀之，猶然少壯，願此意勿衰也」。呂康侯遠遊，卒於睦州，先生爲文弔之。

六年丁未，先生年五十七歲，館半邇。張佩蔥師事先生，屢求拜納，先生不允，仍以友道處之。輯近古錄。取安吉陳棟塘良謨見聞紀訓，麻城耿楚侗定向先進遺風，吳興李彥和樂見聞雜記，海鹽錢懋登荏厚語等書節錄，編爲四類，一曰立身，二曰居家，三曰居鄉，四曰居官，凡四卷。其序曰：「尙寶李公云：『余年七十外所見皆後生纖巧淺薄可厭，回首往事，近古者邈不可追。』此見聞雜記之所以作也，今距尙寶殤，又五十餘年，人心習尙，益復駭異，旅食鹽官，時與何子雲士喟悼及之。何子出陳耿李錢四公書示余，余課餘展閱，蓋不勝仰慕焉。爰節錄其去古弗遠者若干條，稍爲編次，以資則儆，又使後人稽覽，知疇昔之世，教

化行而風氣厚，其君子野人，各能砥礪整束，以彰淳隆之治也。

┌

七年戊申先生年五十八歲，館半邏。冬十二月，作百自箴，贈別

門人。

姚本繫丙午年，今據遺稿年月訂。

明年季秋，復爲說以申之，曰：「天之生人

，一而已，其有智愚賢不肖之異，孰爲之，自爲之也：尊卑貴賤，於是乎分，成敗禍福，於是乎別，無非自者；公私敬肆，誠僞厚薄，貞淫淑慝，弛張作輟，所以智，所以愚，所以賢不肖，其異異於是；出處語默，安危理亂，廢興存亡，所以尊卑，所以貴賤，所以成敗禍福，其分其別，罔不恆於是。人之取捨，有得有失，則苦樂隨之，人之大患，非自暴則自棄耳，自暴者惡之剛也

，自是、自聖、自縱、自恣、自擅、自用、自封、自殖之類是也；自棄者惡之柔也，自文、自解、自畫、自侮、自甘、自暇、自耽、自溺之類是也：始於自乖，終於自賊，此愚與不肖之形也。然則如之何能自鏡、自返，則能自怨自艾，能自洗自藥，則能自新自拔，此去愚不肖入於賢與智之門也。何以智，何以賢，智者勉而求其知，賢者勉而求其行，知無彊，行無彊，修治以下，則勉求之目也，勉求不已之謂自強，自強不息，乃爲自復，復者復其天之所生也。凡此在人自爲而已，自爲之意深，而後能自主，亦在人自好而已，自好之心篤，而後能自圖，孰得孰失，何取何捨，宜如之何決擇焉。孔子曰：「小人聽之，清斯濯纓，濁斯濯

足矣』。自取之也』。

八年己酉，先生年五十九歲，館語水館。主人請自甲辰之冬，屢請屢辭，主人虛席待二年，今始就焉。訓門人曰：「學問固重踐履，然必自致知格物始」。先生館語水數年，勸友人門人，刻二程遺書，朱子遺書語類，及諸先儒書數十種，且同商略，迄今能得見諸書之全者，先生力也。作「東莊約語」，其略曰：「儒者之學，修身爲本，罔閒窮通，克己功夫，甯分老少，祇求無忝所生，不負師友，在覆載中，有殊庶物而已。延平先生曰：『愛身明道，修己俟時，不可一日忘於心』。此其準的也，盛年百務未歷，履道坦如，尤以收斂翕聚爲固基植本之計，讀書所期，明體

適用，近代學者，徒事空言，宜乎占畢沒齒，返已茫然，全無所述也，日用從事，一遵胡安定經義治事以爲之，則古人淡泊明志，膏粱之習，克治爲先，常白山齋粥，可取法也。學問之道，固尙從容，然一任優遊，難希自得，果能必有事焉，其諸慥慢，非惟不敢，亦不暇矣」。秋姚攻玉四夏兄弟，因王寅旭來謁問學。寅旭名錫闡，攻玉名瑚，四夏名璉，俱吳江人。其後先生寄語曰：「攻玉耽於靜坐未免病在厭動求靜，吾儒隱居求志，處於巖谷，然守先待後，經綸素具，亦無一事可略，若懶散厭棄，惟求閒靜，設有行義之日，豈能有所爲乎！」先生嘗稱攻玉清苦嚴毅，甚可畏也。嫁幼女於周鳴皋之子。

九年庚戌，先生年六十歲，館語水。作傲老篇。

十年辛亥，先生年六十一歲，自是以後四年，何商隱與語水主人以先生年老不應復有課誦之勞，宜以餘年，優遊書籍，乃各俱脩俸，爲先生家用，請先生往來語水半邏間，相與講論，住留任便焉。

以後四年姚陳本俱作館語水，今據先生與顏孝嘉書，及何商隱跋語訂。

命維恭從王寅旭受學，命與敬從

兄正叟受句讀。寅旭近年與先生交益密，先生嘗謂其與張佩蔥遠近相望，可謂南服英賢矣。張佩蔥屢納拜執弟子禮，先生不許。

佩蔥上書何商隱并求諸先生代懇，先生終不許。姚四夏請其故。先生曰：「某生平受書之外，未嘗納拜正師弟之稱，蓋見近時講學之風，始於浮濫，終於潰敗，平日所深惡者，而暮年躬蹈之。」

乎！且佩慈學行可畏，亦不敢當也。今後諸同志不以衰耗無聞，有疑則質，有事則商，某自不敢不盡心以告，慎勿襲此標榜之迹也」。自是攻玉四夏，亦不敢復申此請矣。作「惜往日詩」有云：「端爲有知皆害義，納之規矩始非狂」。又云：「讀罷遺經旋內省，始知厥疾中膏肓」。自注云：「嘗爲良知之學十年」。又云：「非爲舊牽陰護惜，卻因簞豆未能忘」。自注云：「先後爲舉業之師十年」。又云：「克己未難難復禮，周行不遠未能從」。始選「朱子文集」。先生欲取朱子文集，語類兩書，選錄其最切要精粹者，編爲「朱子近思錄」，惜乎選甫卒業而歿，未能編定成書。姚四夏曾抄選目，厥後門人，惟摘抄所選「四書語

類」刊行焉，先生於是書看十過，然後加圈選定。批呂氏「童蒙訓」。與張佩蔥復舉葬親會，與者二十人，法益備美。

十一年壬子先生年六十二歲，春，延姚攻玉課子。攻玉執弟子禮，先生必以賓師禮待之，攻玉固辭不獲。爲與敬聘沈丹曙女。

築「務本堂」成，先生經營，築成，遷家廟神主奉之，與兄正叟同居，怡怡終身。正叟後先生五年卒。與四夏曰：「常見先生家居，每坐「務本堂」東北隅一室，縱橫方丈，一几一榻，几上朱集一本，筆硯各一，無他物焉」。秋批「傳習錄」，桃本繫庚戌年，錢廣伯，願豫康據壬子八月與友人書，及訓門人語，答張佩蔥書訂。先是館半邏時，何商隱請先生評之，以維斯道，以覺來學，先生謝不敢任。今四月商隱復請，先生與友人

書曰：「此固商隱斯世斯民之心切，切於出焚援溺，故不擇人而呼號以屬之。竊意人心胥溺之久，有未可以筆舌爭者，抑其中諛淫邪遁之病，在在而是，本原已非，末流之失，蓋有辨之不勝辨者」。至是館主人復請，先生謝不敏，三請，乃允。其總評曰：「讀傳習錄，其損爲長傲習非，爲文過，輕自大而卒無得，姚江罪之大者，詆朱子爲異端，本釋氏以爲教，所謂塗生民之耳目，溺天下於污濁者也。若夫傲然以生知自處，自堯舜孔子而外，未有所服膺，尤其無恥之甚也」。又曰：「一部傳習錄，只「驕、吝」二字，可以蔽之，姚江自以才智過人，又於二氏有得，逞其長以覆其短，故一意排斥儒先，盍思論語曰：『如有周公之才之

美，使驕且吝，其餘不足觀也已」。世以陸王並稱，實則不同，王較陸尤多欺已誑人之罪，其不能虛已遜志，則一而已」。又曰：「或疑陽明與朱子同曰存天理，去人欲；同是堯舜，非桀紂；同云好善而惡惡，安在良知之言，有害人心世道？曰：『陽明欲排窮理二字，而惟心之所發，便爲天理，又以性善爲無善無惡，未嘗指氣拘物蔽以爲欲，不知何者爲天理，何者爲人欲也。楊朱墨翟，亦是堯舜，而非桀紂，理欲混淆，則好惡倒置，生心害政之禍，何所止極乎」。又曰「閃爍變幻，總不出知行合一之旨，不排二字，是三教一門本領，所論往往首是末非，或末是首非，或首尾俱非，中間是，或首尾俱是，中間非，正所謂假竊近似，

以文其奸也，豈知本領不是憑他覆蓋掩飾，終不得而隱其情也。」  
評晚年定論曰：「年之晚與不晚，論之定與不定，考之年譜自見，卽此姚江欺已誣人之罪，雖有儀秦之辨，不能爲之解矣。」  
其他皆旁批側抹，條分縷析，一一辨駁焉。又戊戌歲與沈德孚書曰：「姚江良知之學，其精微之言，只『吾心自有天則』一語而已，夫人性本善，以爲天則不具於吾心不可也，然人之生也，有氣稟之拘，有習染之遷，有物欲之蔽，此心已非性之本然，故曰『人心之不同，如其面也』夫子之聖，必至七十，然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，亦謂天則未能，卽此心而是，故須好古以敏求耳。今以未嘗學問之人，而謂吾心卽是天則，可乎？將恐雖無物欲之蔽

，猶有習染之遷，卽無習染之遷，而氣稟之拘，將必不免，此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，而君子之道鮮也。夫子之門，雖以顏曾之徒，亦不能不因其性之所近以爲學，而必待以夫子之裁之，若當下卽以所知爲良，而已動符聖人，無煩學慮之支離，則何以顏子所見，卽有不同於曾子，子路所見，卽有不同於冉求，以及子張子夏子貢仲弓莫不皆然，而亦何必終身服膺夫子之教哉？此如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，欲以所事孔子事之，此豈不是良知所發？由曾子言之，則知游夏子張所謂似聖人者，正未必然也。又如一卷之書，昨日讀之，所見如此，今日讀之，所見又如此，今年讀之如此，來年讀之所見又未必如此，然昨日豈無良知乎，抑有

兩良知乎，抑今日所知或未必良，而尙待之來年乎？然則所謂吾心自有天則，而滿街多是聖人者，何說也！整庵先生謂世間豈有見成良知是也。夫孟子之言良知良能，本謂不學不慮，豈非見成，而顧謂豈有見成，其苦心可思也已！今日邪說暴行之徒，莫非自託於良知之學，究其立身，寡廉恥，決名教，流禍已極，而有志於學問者，曾不知察，方將主張其說，以鼓動學徒，招來羣輩，斷然自信而不疑，亦難乎其爲豪傑之士矣。選讀書錄居業錄。先生嘗曰：「居業錄有整嚴謹肅氣象，讀書錄有廣大自得氣象，有明理學，如曹薛吳胡四君子，某讀其書，知其道，可以繼濂洛關閩，可俟來學，愚意朱子近思錄外，可輯爲「四子近思錄」

「先生選舉二錄，姚四夏亦抄出選目，惜未選曹吳二集，編定成書也。冬作示蒙士圖。姚本繫丙午年，今據遺稿年月訂。寫考槃獨寤圖。

十二年癸丑，先生年六十三歲，春正月，率維恭往從張佩蔥學。

始選「朱子語類」。明年春卒業，掩卷嘆曰：「不知天假我年，得再看一過否？」乃未數月而先生歿矣。

十三年甲寅，先生年六十四歲，春正月，爲維恭娶婦朱氏。姚本繫癸丑年，錢

廣伯據甲寅與葉靜遠書訂。與錢本甯書曰：「賤體傷脾，氣困頓不可言，又不免

以小兒婚事擾心，連遭歲歉之後，大難爲力」。又與姚夏書曰：

「今春豚兒已授室，不佞舉子遲暮，不意及見新婦之入門也」。

蓋先生貧病已甚，以喜以悲矣。夏五月病脾甚。張佩蔥見先生

於半邏。先生夜坐，猶凝然無欬側。秋七月庚寅，終於正寢，庚寅二十八日也。先是二十三日，先生在語水，張佩蔥偕姚攻玉四夏問疾。先生久病，羸瘠已甚，猶坐至更餘，莊整端肅，諄諄勉以學問，未嘗少有倦怠依倚。先生旋歸家，二十六日，衣冠坐起，倦極而寢。張企周往候，先生欲起整衣冠，以見，企周固辭。先生曰：「君子愛人以德，此不必辭」。二十八日時加戌，命具衣冠，居正寢，恬然而逝。何商隱同某某諸友，經紀其喪。先生生平家居雖盛暑必衣冠危坐，未嘗少有怠肆之容。若有勞役事，則去上衣，著最麤麻布衫，帽與襪，雖勞與酷暑，未嘗去。居常几上，止署書一冊，無雜陳，看書或倦，則拱手默坐，或徐步

課農桑，凡蔬果花藥之類，皆手經理之，米鹽日用之事，亦躬親料理。舟過先人墓，

按姚四夏所記，楊園港口有先生先人墓在也。

必正身拱立，於舟中深揖

，遠數十步始坐。自壯至老，雖倉卒必於是，於喪禮尤詳慎，雖卑幼總小功之服，必素衣冠，終其日數，赴几筵釋之。舟行則終日危坐，坐處不移尺寸，寢則通夕不反側，行止夢寤，無不莊敬也。明年葬於楊園宅之東南，時盜賊猖獗，里中騷然，有先生先人之鑿，不及遠擇地，卽卜兆於宅東南田畔，相距半里許，西山甲向。何商隱偕諸友朋及弟子數十人，會葬墳前，立小石碑。題曰：「楊園先生之墓」。其後門人以先生墓地，非爽塏，遂遷葬於楊園村北西溪橋南百步許溪邊，乙山辛向。先生長子維恭

早世，次子與敬未娶而歿，繼孫聖聞亦歿，繼曾孫名文相，其後未考，今則無主後者，甚可悲也！康熙六十年，海鹽張莘皋朝晉、餘姚陳穎躬梓修先生墓，并以夫人已下五喪未葬者，附葬於墓側。乾隆十六年，浙江學使寧化雷公鉉更立鉅碑，題曰：「理學真儒楊園先生之墓」嘉慶六年桐鄉令合肥李君廷輝，修楊園村舊祠，立主崇祀，并修墓立石。十六年浙江撫軍蔣公攸銛檄飭立主祀於青鎮分水書院。二十三年桐鄉令貴築黎君恂修墓，重刻墓碑教諭仁和宋君咸熙，立祠於學宮之偏。道光四年夏，浙江撫軍黃梅帥公承瀛疏請入祀鄉賢祠，十二月十二日，禮部議覆具奏，十五日奉

張楊園先生年譜

旨依議，明年立主人祠崇祀。

82

112346

(12)

